

本經集義

上海千頃堂書局發行

張贊臣題



中品

薤白。味辛苦溫。主金瘡瘡敗。輕身不飢耐老。

張隱菴曰。薤用在下之根。氣味辛溫。其性從下而上。主助生陽之氣上升者也。金瘡瘡敗。則皮肌經脈虛寒。薤白辛溫。從內達外。故能治之。生陽上升。則輕身不飢耐老。

張路玉曰。薤白味辛氣溫。治金瘡瘡敗。取辛以利氣。溫以長肉也。陶弘景曰。仙方及服食家皆須之。即本經輕身不飢耐老之義。

葉天士曰。薤白氣溫。稟春氣入肝。味辛苦無毒。而有潤澤之性。入心肺二經。氣味升多於降陽也。金瘡氣虛。則瘡口不合。氣溫可以益氣。所以主瘡敗也。氣溫達肝。肝氣條暢。則氣血日生。所以輕身。溫煖脾土。土健所以不飢。味辛潤血。血華所以不老也。

鄒潤安曰。薤味辛性溫。體滑氣薰。凡辛溫者。類躁烈而不能滑澤。惟此滑澤之至。露且難留。故取其辛溫以開之。滑澤以行之。溫中散結四字。實用薤之主腦矣。以此義傳之。金瘡瘡敗。遂可見金瘡不敗。則非薤之所主。其所以敗。非更著風寒而

薤白 長石 貝母 防己 通草 蕪荑

麻蕒 葱莖實 鐵落 雌黃 水蘇 徐長卿

芎藭 靡蕪 藁本 白芷 假蘇 款冬花

女苑 蓼實 雲實附花 乾薑 吳茱萸附根 石膏

淫羊藿 牡丹皮 防葵 水萍 白棘 水銀

慈石 凝水石 甘部凡十五種

葛根附穀 旋花附根 蠱實附花葉 豬苓 大豆黃卷附赤大豆

水蘄 百合 桑耳附木耳 泉耳實 鹿茸 茅根

桑根白皮附葉 理石 蠱魚 白馬附懸蹄

鹹部凡十七種 白殭蠶 鼈甲 文蛤 伏翼 牡狗陰莖附狗膽

陽起石 蟾蜍 烏賊魚骨 雄原蠶蛾 殺羊角 紫葳

爵牀 蚱蟬 塵蟲 蝓 蟹 麋羊角

目錄

上海千頃堂書局印行

酸部凡五種

石膽

山茱萸

烏梅

營實

石硫黃

部外凡一種

鷹屎白

何薤之為物滑澤極矣。又復有辛溫之性可驅風寒所以主之。

節

長石味辛苦寒。主身熱。胃中結氣。四肢寒厥。利小便。通血脈。明目。去翳眇。下三蟲。殺盡毒。久服不飢。

李時珍曰。長石即硬石膏。狀似軟石膏而塊不扁。性堅硬潔白。有粗理。起齒稜。擊之則片片橫碎。光瑩如雲母。白石英。唐宋諸方所用石膏多是此石。昔醫亦以取效。則亦可與石膏通用。但不可解肌發汗耳。

貝母味辛平。主傷寒煩熱。淋瀝邪氣。疝瘕喉痺。乳難。金瘡風瘻。

張隱菴曰。貝母根形象肺。色白味辛。生於川蜀。清補肺金之藥也。主治傷寒煩熱。者寒邪在胸。則為煩為熱。貝母清肺。故胸中之煩熱可治也。淋瀝邪氣者。邪入膀胱。不能隨太陽而出於膚表。則小便淋瀝。貝母通肺氣於皮毛。故淋瀝邪氣可治也。疝瘕乃肝木受病。治疝瘕金平木也。喉痺乃肺竅內閉。治喉痺通肺氣也。乳難乃陽明津汁不通。金瘡風瘻。乃陽明經脈受傷。貝母色白味辛。稟陽明秋金之氣。內開鬱結。外達皮膚。故皆治之。

張路玉曰。貝母乃手太陰肺經氣分藥。兼入手少陰心經。一名商。詩。廓風言采其商。善解心胸鬱結之氣。故詩人以此寓焉。肺受心包火乘。因而生痰。或為邪熱所

痺。心主三焦之脈。皆絡於喉也。乳難者。鬱熱結於手足厥陰也。風痺者。金瘡熱鬱。生風而成瘰。總取解散鬱結之邪也。

葉天士曰。貝母氣平。稟金氣入肺。味辛無毒。得金味而入大腸。氣味降多於升。陰也。其主傷寒煩熱者。傷寒之有五。風寒溼熱溫。而風與熱。乃陽盛之候。陽盛所以煩熱也。貝母氣平則清。味辛潤散。故主之也。淋瀝者。膀胱有熱也。邪氣者。熱邪之氣也。膀胱以氣化為主。貝母味辛入肺。肺乃主氣之藏。肺潤則氣化。及於州都。小便通而不淋瀝矣。其主疝瘕者。肺氣不治。則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因而溼熱之邪。聚積成疝瘕。貝母氣平可以通調水道。味辛可以散熱結也。大腸之脈。上循咽喉。火發於標。乃患喉痺。痺者閉也。其主之者。味辛氣平。能解大腸之熱結也。肺乃津液之府。主乳難者。味辛能潤。潤則乳自通也。肺主皮毛。味辛氣平。則肺潤而皮毛理。可愈金瘡也。風痺者。風溼流於關節。致血不能養筋。而筋急也。貝母味辛。辛則散風溼而潤血。且貝母入肺。肺潤則水道通。而津液足。所以風溼逐而筋脈舒也。

鄒潤安曰。貝母善橫解心胸間鬱結之疾。何者。即物言物。則貝母固心微而辯厚。

心在中而辨在旁。此所謂橫解也。貝母固附根而生。連類相着。且有分解。以其色白味辛入肺。故能治附肺而結之氣。此所以不曰肺而曰心胸間也。心胸間陽之都會也。陽縱盛。無所謂鬱與結。比之腸胃間陰雖盛。祇能痛能泄。不得為鬱結。理正同也。故腸胃中善病陽鬱。鬱則成燥硬。胸中善病陰鬱。鬱則聚涎唾。是故貝母者。治涎唾之藥也。惟心胸間聚涎唾。斯陰不下降。而傷寒有煩熱淋瀝之候。咽嗑間聚涎唾。斯有邪氣者。陽難上達。而有喉痺之候。不化血歸衝。而有乳難之候。疝瘕者。涎唾自心胸阻任脈之行也。風痙者。涎唾聚心胸督脈。不得陰以灌溉也。惟金瘡則無與於涎唾。然血出既多。陰匱而無以續。氣聚而不及化。則反鬱結於心胸間。為涎唾者有之矣。主以貝母開解鬱結。使之速化。化則能變而赤。所以亦主之節。

防己味辛平。主風寒温瘧熱氣。諸癩除邪利大小便。

張隱菴曰。防己氣味辛平。色白紋黑。稟金水相生之氣。化其莖如木。木能防土。己者土也。故有防己之名。主治風寒温瘧熱氣者。風寒之邪藏於腎。發為先熱後寒之温瘧。温瘧者熱氣有餘之瘧也。經云。温瘧者先熱後寒。得之冬中於風寒。此病藏於腎。防己啟在下之水精。而輸轉於外。故治風寒温瘧熱氣也。諸癩除邪者。

漢防己之稱。非出漢中者名漢防己。他處者名木防己也。

葉天士曰。防己氣平。稟秋氣。味辛。得金味。入手太陰肺經。氣味降多於升陰也。風寒溫瘧者。感風寒而患。但熱不寒之瘧也。熱氣諸癩者。心有熱而患。一切風癩也。溫熱皆為陽邪。癩瘧皆屬風木。防己氣平。可以清邪。味辛。可以平風木。而消風痰也。除邪者。辛平之品。可除溼熱之邪也。小便出於膀胱。膀胱津液。肺氣化。乃出。防己氣平。可以化氣。故利小便。大便出於大腸。肺與大腸為表裏。味辛。可以潤腸。故利大便也。

鄒潤安曰。主風寒溫瘧熱氣。猶言但治此病之熱氣。以明倘有他氣。當更兼他物以治之也。諸癩除邪。猶言但能為此病除邪。以明若有他故。亦當更兼他物以治之也。利大小便。猶言此熱。此邪。用此物治。不從汗泄。不從吐越。必從大小便而出也。所以然者。防己味辛。主通氣。平主降。根白象肺。肉黃象脾。紋黑象腎。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腎主水液。其紋象車輻之解。內自中出。外不及皮。其義為病自腎出。外抵肌肉者。凡所臚證。悉能治之也。然則溫瘧與癩。皆腎病乎。夫瘧論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藏於骨髓之間。因遇大暑。邪氣與汗皆出。病藏於腎。其氣從內出於



外則所謂自腎及肌肉者非耶。千金曰：病先身熱，掣縱驚啼，叫喚而後發癇，脈浮者為陽癇，病在六腑；外在肌膚，猶易治也。病先身冷，不驚掣，不啼呼，病發時脈沈者為陰癇，病在五藏，內在骨髓，極難治也。蓋非腎氣上凌，不至卒倒無知，非腎氣挾帶痰涎上蒙乎心，外貫血脈，不至手足搖擗，筋脈掣癡，且陽癇外抵肌膚，陰癇內鍾骨髓，猶可謂非內自腎，外及肌肉之病乎。節

通草味辛平。主除脾胃寒熱，通利九竅血脈關節。令人不忘，去惡蟲。

劉雲密曰：木通之用，世類知其通水道，本經所載主治一若悉主於血，無與乎水者，殊不知決氣篇曰：中焦受氣是為血，則水乃血之母，血乃水之精，源同派別者也。且本經所載木通主治，覈之素問靈樞，如所謂九竅為水注之氣者，脈為血之府者，營為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者，經脈所以行血氣，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並未嘗言水血分言。然則踞其源，治水即能治血，治血即能治水矣。矧又言津液已行，營衛大通，糟粕以次傳下。一若水穀入胃已後，苟津液未行，營衛未通，其糟粕不能下者，蓋胃中水穀之精氣上注於肺，肺必其清中之清者，歸於心，以生血脈，營一身，必其清中之濁者，仍歸於胃，以輸降於小腸膀胱。試取本經首言除脾胃寒熱，次及通利九竅血脈關節，則知木通於脾胃之

竅自能濟糟粕之輸瀉。則所謂通利九竅血脈關節者。與通利水道。又豈有別耶。是本經舉其金。後世祇得其一節耳。

張隱菴曰。通草莖中有細孔。吹之兩頭皆通。故名通草。陳士良撰食性本草。改為木通。其色黃白。氣味辛平。稟土金相生之氣化。而為通關利竅之藥也。稟土氣。故除脾胃之寒熱。藤蔓空通。故通利九竅血脈關節。血脈通而關節利。則令人不忘。稟金氣。故去惡蟲。

張路玉曰。通草淡滲。分利陰陽。除脾胃寒熱者。以其通利溼熱也。曰通利九竅血脈關節者。以其味淡滲也。曰令人不忘。及去惡蟲者。竅清則神識清。溼散則惡蟲去。以其通達九竅行十二經。故又能催生乳。

葉天士曰。木通氣平。稟秋氣。味辛得金味。入手太陰肺經。除脾胃寒熱者。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氣適調。水道乃下輸膀胱。如水道不通。則飲留於脾胃。而發寒熱矣。木通入肺。以通水道。故除脾胃寒熱也。氣平則利。味辛則通。所以通利九竅血脈關節也。其令人不忘者。心藏神而屬火。水道通則心火有制。神清多記憶也。溼熱不除。則化生惡蟲。水道通則溼有去路。故惡蟲

不生也。

蕪荑。味辛平。主五內邪氣。散皮膚骨節中淫淫。溫行毒。去三蟲。化食。

張隱菴曰。蕪荑。山榆仁也。榆受東方甲乙之精。得先春發陳之氣。稟木氣也。其味辛。其臭腥。其色黃白。其本有刺。稟金氣也。木能平土。故主治五內之邪氣。五內者。中土也。金能制風。故散皮膚骨節中淫淫。溫行毒。淫淫。溫行者。風動之邪也。風勝則生蟲。去三蟲。金能制木也。火衰則食不化。食化。木能生火也。

麻蕒。味辛平。有毒。主五勞七傷。多服令人見鬼狂走。

吳保神曰。麻蕒。舊列上品。麻仁條中。今以有毒。不可久服。故移次於此。

葱。莖。味辛平。作湯。主傷寒寒熱中風。面目浮腫。能出汗。其實。味辛溫。主明目。補中不足。

李時珍曰。葱。乃釋家五葷之一。生辛散。熟甘溫。外實中空。肺之菜也。肺病宜食之。肺主氣。外應皮毛。其合陽明。故所治之證。多屬太陰陽明。皆取其發散通氣之功也。

鄒潤安曰。葱之為物。其下層層緊裹。而色白。其上空。中銳末。而色青。其實。又含孕兩者。而白黑。若求象形於人身。捨目。又誰似哉。則能補目中不足。無惑矣。莖。葱之

離於陰。則與他物之發散異矣。節

鐵落。味辛平。主風熱惡瘡瘍疽瘡。痂疥氣在皮膚中。

張隱菴曰。鐵名黑金。生於西北。五金中之屬水者也。稟金氣。故治風。稟水氣。故治熱。惡瘡瘍疽瘡。熱也。痂疥氣在皮膚中。風也。以火煅轉烏之金。而清熱毒之瘡。故治惡瘡瘍疽瘡。以皮膚所落之金。而殺皮膚之蟲。故治痂疥氣在皮膚中。今人以鐵鋪塗磨疔腫湯火傷。蜈蚣咬。重舌腫脹。正治風熱惡瘡之義。

葉天士曰。鐵落氣平。稟秋降金氣。入手太陰肺經。味辛甘無毒。得金土之味。入陽明胃土。氣味降多於升。性重色黑。陰也。肝為風木。風熱瘡疽痂疥。肝火也。氣平可以平肝。味甘可以緩熱。所以主之。皮膚者肺之合也。氣在皮中。氣不斂也。其主之者。氣平可以斂氣也。

鄒潤安曰。鐵落者鐵中之粗礦也。不被火鍛則不出。其落愈出。其鐵愈精。鐵無火不精。火非鐵不凝。風熱惡瘡瘍疽瘡痂疥。是鐵之不精也。去其粗而精自純。所以主之。節

雌黃。味辛平。有毒。主惡瘡頭禿痂疥。殺毒蟲虱。身癢邪氣。諸毒。鍊之久服。輕身增年。不

老。

李時珍曰。雌黃雄黃同產。但以山陰山陽受氣不同分別。服食家重雄黃。取其得純陽之精也。雌黃則兼有陰氣。故不重。若治病則二黃之功亦相彷彿。大要皆取其溫中搜肝殺蟲解毒祛邪焉爾。

水蘇。味辛微溫。主下氣殺穀除飲食。辟口臭。去邪毒。辟惡氣。久服通神明。輕身耐老。張隱菴曰。水蘇即紫蘇。好生水旁。故名水蘇。別錄另列紫蘇。其實一種。但家野之不同耳。氣味辛溫。臭香色紫。其葉朝挺暮垂。稟太陽天日晦明之氣。天氣下降。故主下氣。下氣則能殺穀。殺穀則能除飲食。除消除也。味辛臭香。故辟口臭。辟口臭則能去邪毒。去邪毒則能辟惡氣。久服則天日光明。故通神明。天氣下降。則地氣上升。故輕身耐老。

陳脩園曰。紫蘇氣微溫。稟春氣入肝。味辛得金味入肺。主下氣者。肺行其治節之令也。殺穀除飲食者。氣溫達肝。肝疏暢而脾亦健運也。辟口臭。去邪毒。辟惡氣者。辛中帶香。香為天地之正氣。香能勝臭。即能解毒。即能勝邪也。久服則氣爽神清。故通神明。輕身耐老。

徐長卿。味辛溫。主鬼物百精蠱毒。疫疾邪惡氣。溫瘧。久服強悍輕身。

芎藭味辛溫主中風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

張隱菴曰芎藭氣味辛溫根葉皆香生於西川稟陽明秋金之氣化主治中風入腦頭痛者芎藭稟金氣而治風性上行而治頭腦也寒痺筋攣緩急者寒氣凝結則痺痺則筋攣緩急弛縱曰緩拘掣曰急芎藭辛散溫行不但上徹頭腦而治風且從內達外而散寒故寒痺筋攣緩急可治也治金瘡者金瘡從皮膚而傷肌肉芎藭稟陽明金氣能從肌肉而達皮膚也治婦人血閉無子者婦人無子因於血閉芎藭稟金氣而平木肝血疎通則有子也

葉天士曰芎藭氣溫稟春氣入肝味辛無毒得金味入肺氣味俱升陽也風為陽邪而傷於上風氣通肝肝經與督脈會於巔頂所以中風風邪入腦頭痛也其主之者辛溫能散也寒傷血血滯則麻木而痺血不養筋筋急而攣肝藏血而主筋芎藭辛溫入肝則血活而筋行痺者愈而攣者痊也緩急金瘡金瘡失血則筋時緩時急也芎藭味辛則潤潤可治急氣溫則緩緩可治緩也婦人以血為主血閉不通則不生育芎藭入肝肝乃藏血之藏生發之經氣溫血活自然生生不已也鄒潤安曰凡物之性燥味辛能升發陽氣者必能消耗陰氣惟芎藭透苗出土必至清明已後則其不為溫和未盛之氣所能鼓動可知既而取枝橫埋土中能節

節作根生苗。則其於盛陽之氣無壅不宣。無間不達。亦可知。至八月每節根下皆結芎藭。九十月采之。過其時即虛劣。則其遇盛陽固無不升發。感陰收復能退藏於密。又可知。且其遇陰而藏者。即以供遇陽而發。特收采當值退藏方固之時。乃得發中有收之益。此劉雲密芎藭能達陽於陰中。即能貫陰於陽中二語。所以不可易也。雖然人身不止血分為陰。凡物能於陰中達陽者。應不止能達血分之陽。乃芎藭祇入血者何義。蓋凡藏氣之本降者。不受下陷之累。惟其氣本升。今不能升。斯為累耳。藏氣本升者。非肝而何。肝不他藏。獨藏夫血。此芎藭所以入肝藏升血。分中陽氣也。蓋肝為陰中之陽。主升發陽氣。故其脈上入顛顛。與督脈會於顛。血其體也。氣其用也。體以範用。故血至則氣無不至。氣至則頭腦何得為風寒侵耶。抑芎藭非專入血也。觀主寒痺及筋攣緩急。皆非血分之病。然陽氣不能禦寒。則為痺。以及陽氣不能運行筋攣緩急。無非涉肝之病。芎藭氣溫達肝。所以並能治之。主婦人血閉無子者。行血中之陽也。人身能行血中之陽者。肝不行陽。則經水絕閉。用芎藭使肝氣行。積冷自消。月事自下矣。

靡蕪味辛溫。主欬逆。定驚氣。辟邪惡。除蠱毒鬼症。去三蟲。久服通神。

陶弘景曰。靡蕪芎藭苗也。方藥稀用。

脈本於下而上頤交巔。出入於中上也。太陽陽氣有餘。則長肌膚。悅顏色。

張路玉曰。藁本性溫屬陽。為太陽寒鬱經中。頭項巔頂痛。及大寒犯腦。連齒頰痛之專藥。婦人陰腫。疝疼。督脈為病。脊強而厥。亦多用之。今人只知藁本為治巔頂頭腦之藥。而本經治婦人疝。腹中急。陰中寒等證。皆太陽經寒溼為病。亦屬客邪內犯之候。故用藁本去風除溼。則中外之疾皆痊。豈特除風頭痛而已哉。云長肌肉。悅顏色者。外用作面脂之類是也。

葉天士曰。藁本氣溫。稟春氣入肝。味辛無毒。得金味入肺。氣味俱升陽也。婦人以血為主。血藏於肝。肝血少則肝氣滯。而疝瘕之證生矣。藁本辛溫。辛潤溫行。氣不滯而血不少。疝瘕自平也。厥陰之脈絡陰器。厥陰之筋結陰器。其主陰中寒腫痛者。入肝而辛溫散寒也。厥陰之脈抵小腹。肝性急。腹中急。肝血不潤也。味辛潤血。所以主之。風氣通肝。肝經與督脈會於巔頂。風邪上行。所以頭痛。其主之者。辛以散之也。肺主皮毛。長肌膚。味辛益肺之力。悅顏色。辛能潤血之功也。

白芷。味辛溫。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閉陰腫。寒熱頭風。侵目淚出。長肌膚。潤澤顏色。可作面脂。



李時珍曰。白芷生於下澤。芬芳與蘭同德。故又有芳香之名。色白味辛。行手陽明。性溫氣厚。行足陽明。芳香上達。入手太陰。故所主之病。不離三經。如頭目諸病。三經之風熱也。如漏帶諸病。三經之溼熱也。風熱者辛以散之。溼熱者溫以除之。為陽明主藥。故又能治血病胎病。而排膿長肌止痛。

張隱菴曰。白芷臭香色白。氣味辛溫。稟陽明金土之氣。化主治女人漏下赤白。血閉陰腫者。經云陽明胃脈。其氣下行而主鬮。白芷辛溫。稟陽明燥金之氣。下行則漏下赤白。血閉陰腫可治也。治寒熱頭風。侵目淚出者。白芷芳香。氣勝於味。不但稟陽明燥金之氣。下行。且稟陽明中土之氣。上達。故寒熱頭風。侵目淚出。可治也。土主肌肉。金主皮膚。白芷得陽明金土之氣。故長肌膚。面乃陽明之分部。陽氣長則其顏光。其色鮮。故潤澤顏色。白芷色白。作粉如脂。故可作面脂。

葉天士曰。白芷氣溫。稟春和之氣。入足厥陰肝經。味辛而兼芳香。得燥金之味。入足陽明胃經。氣味俱升。陽也。其主女人漏下赤白者。肝主風。脾主溼。風溼下陷。則為赤白漏下。白芷入肝散風。芳香燥溼。故主之也。肝藏血。血寒則閉。氣溫散寒。故治血閉。陰屬厥陰。陰腫而寒熱。肝經風溼也。溼勝故腫。白芷入肝。辛可散風。溫可行溼。所以主之。肝經會督脈巔頂。風氣通肝。肝開竅於目。頭風侵目。淚出。肝有風

穢濁之所叢集。而性潔者喜行清道。則其最相近而相隸屬者。莫如血海。故其用為入衝脈。為之行其陽用。以去其穢濁。薰翳。涌下赤白者。陽明穢濁墜於衝。而衝遂為之逆也。血閉陰腫寒熱者。衝脈氣盛。陽明不能勝也。衝脈能鼓陽明之氣於上。以和陰。則自無頭風。侵目淚出之病。陽明能運衝脈之血於外。以和陽。則肌膚自長而潤澤。是白芷之用。為其善致陽明之氣於衝脈。善調衝脈之血隨陽明。而其功只在去陽明之濁翳。致衝脈之清和矣。

假蘇。味辛溫。主寒熱。鼠瘻。瘰癧。生瘡。破結聚氣。下瘀血。除溼疸。

一本作淫痺。

李時珍曰。吳普云。假蘇一名荆芥。入足厥陰經氣分。其功長於祛風邪。散瘀血。破結氣。消瘡毒。蓋厥陰乃風木也。主血而相火寄之。故風病血病瘡病為要藥。

張隱菴曰。荆芥本經名假蘇。以其辛香如蘇也。味辛性溫臭香。稟陽明金土之氣。而為清肅經脈之藥也。寒熱鼠瘻。乃水藏之毒。上出於脈。為寒為熱也。本於水藏。故曰鼠。經脈空虛。故曰瘻。此內因之瘻也。瘰癧生瘡。乃寒邪客於脈中。血氣留滯。結核生瘡。無有寒熱。此外因之瘻也。荆芥味辛性溫。肅清經脈。故內因之寒熱鼠瘻。外因之瘰癧生瘡。皆可治也。其臭芳香。故破結聚之氣。破結聚。則瘀血自下矣。

陽明之上。燥氣主之。故除溼疸。

陳脩園曰。荆芥氣溫。稟木氣而入肝膽。味辛無毒。得金味而入肺經。氣勝於味。以氣為主。故所主皆少陽相火。厥陰風木之證。寒熱往來。鼠瘻。癰癤。生瘡等證。乃少陽之為病也。荆芥辛溫。以發相火之氣。則病愈矣。飲食入胃。散精於肝。肝不散精。則氣滯而為結聚。肝藏主血。血隨氣而運行。肝氣一滯。則血亦滯而為瘀。乃厥陰之為病也。荆芥辛溫。以達肝木之氣。則病愈矣。其除溼疸者。以疸成於溼。荆芥溫而兼辛。辛入肺而調水道。水道通則溼疸自除矣。

鄒潤安曰。諸病源候論曰。癰癤病之生。或因寒暑不調。故氣血壅結。或由飲食乖節。故毒流經脈。皆能使血脈結聚。寒熱相交。久則成膿潰漏。此言其因也。靈樞寒熱篇曰。癰癤鼠瘻在於頸腋者。皆寒熱之毒氣留於脈而不去。此言其處也。又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出於頸腋之間。浮於脈中。未著於肌肉。而外為膿血。此言其本也。夫在前曰喉嚨。在後曰項背。今日頸腋。則在側矣。喉嚨屬陽明。項背屬太陽。頸腋則屬少陽。少陽者。陰未盡化。陽氣尚稚。已出於陽。未離乎陰也。未離乎陰。故風入則搏血。已出乎陽。故血結則留溼。陽氣尚稚。故氣易結聚。陰未盡化。故血易壅瘀。荆芥為物。妙在味辛而轉涼。氣溫而不甚。芳香疎達。可使從易化。而

李時珍曰。款者至也。至冬而花也。故名。保神按董仲舒曰。款冬花於嚴寒。

劉雲密曰。欬逆上氣。喘息喉痺者。陰中之陽不上朝。以致陽中之陰不下降也。款冬花氣得天之溫。味具辛甘發散。本為至陽之物。特當隆冬天地閉塞之候。以堅冰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且其花不麗於莖端。不緣於葉際。偏附近於赤黑相兼之根。則不謂其能在陽吸陰以歸於下。而從陰生陽不可。驚癩者。陽不依陰也。寒熱邪氣。春陰陽不和而相爭也。治驚癩寒熱邪氣。言凡陰陽不和。陽不依陰。陰不附陽之證。得此在陽吸陰。從陰生陽之物。則陰陽自相依附而和也。

張隱菴曰。款冬生於水中。花開紅白。氣味辛溫。從陰出陽。蓋稟水中之生陽。而上通肺金之藥也。太陽寒水之氣。不從皮毛外交於肺。則欬逆上氣而善喘。款冬稟水氣而通肺。故可治也。厥陰少陽木火之氣。結於喉中。則為喉痺。款冬得金水之氣。金能平木。水能制火。故可治也。驚癩寒熱邪氣。為病不止一端。故曰諸驚癩寒熱邪氣。款冬稟太陽寒水之氣。而上行外達。則陰陽水火之氣。自相交會。故可治也。

葉天士曰。款冬氣溫。稟春氣入肝。味辛無毒。得金味入肺。氣味俱升陽也。肺金主

氣氣逆則火乘金而欬逆上氣氣喘矣。其主之者味辛潤肺氣溫宣通則肺金下降之令行。而諸證平也。喉痺者火結於喉而閉塞也。喉亦屬肺。欬冬辛溫通肺。故可治也。諸驚癇寒熱邪氣者。驚有虛實之別。癇有五藏之分。其類不一。所以邪氣亦有寒熱之殊也。其主之者以其邪雖有寒熱之殊。然皆厥陰肝木氣逆火炎之證。欬冬辛溫溫能達肝。辛能降氣。氣降火平。邪氣退矣。

女苑味辛溫。主風寒洗洗霍亂泄痢。腸鳴上下無常處。驚癇寒熱百疾。

李時珍曰。女苑一名白苑。即紫苑之色白者。功與紫苑相似。根似女體柔婉。故名。蓼實味辛溫。主明目。溫中耐風寒。下水氣。面浮腫。癰瘍。

李時珍曰。蓼類甚多。以平澤所生香蓼青蓼紫蓼為良。

雲實味辛溫。主泄痢腸澼。殺蟲蠱毒。去邪惡結氣止痛。除寒熱。花主見鬼精。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輕身通神明。

李時珍曰。雲實花既能令人見鬼發狂。豈有久服輕身之理。此古書之訛也。

乾薑味辛溫。主胸滿欬逆上氣。溫中止血。出汗逐風溼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張隱菴曰。乾薑以三衢開化者佳。氣味辛溫。其色黃白。乃手足太陰脾肺之溫品。

發散也。腸辟下痢。乃脾藏虛寒。乾薑能溫脾土。故可治也。生者尤良。謂生用則性味不減。治病尤良。陳脩園曰。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者。以臭氣為濁陰之氣。神明為陽氣之靈。言其有扶陽抑陰之效也。

徐靈胎曰。凡味厚之藥。主守。氣厚之藥。主散。薑氣味俱厚。故散而能守。夫散不全散。守不全守。則旋轉於經絡藏府之間。驅寒除溼。和血通氣。所必然矣。主胸滿散寒邪之在胸也。治欬逆上氣。辛能潤肺降逆也。溫中止血。血得暖而歸經也。出汗。辛能散寒。使從汗出也。逐風溼痺。治寒邪之在筋骨也。主腸辟下痢。治寒邪之在腸胃也。生者尤良。辛散之品。尤取其氣性之清烈也。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辛甚氣烈。故能辟穢通陽。不妨服食也。

鄒潤安曰。薑以中夏發生。是感火氣以動矣。故其性溫。乃旋交溼令。而薑枝葉長茂。根株橫溢。是感土氣以昌盛矣。故其色黃。於是金經一氣以培以充。迨交燥令。而氣乃全。用乃具。故其味辛。統而計之。則火者其稟。土者其體。金者其用。貫而屬之。則具火性於土中。宣土用於金內。薑之能事盡矣。蓋土者脾也。胃也以厚德載物。而敷布一身。金者肺也。大腸也。以節宣諸氣。而泌清泄濁。假使中宮清氣阻遏。而不至肺。則氣壅於上。胸滿欬逆。上氣之病生。濁氣扞格。而不至大腸。則氣滯於

下。腸澼下痢之患作。原其所以阻遏扞格者非他。則以中土無火。故使土用乖而金不效。其節宣之職。火之所以生土。土之所以生金。攷厥機緘。端在是也。○生者尤良。勻綴於主治之末。其意甚混。豈以凡治胸滿欬逆上氣等病。均生者優於乾者耶。則何不直名之曰生薑。而標其目曰乾薑也。抑以生者不便致遠。久藏薑非隨地皆產。故概之曰乾薑。可為不產薑處法耶。則孔子曰。不撤薑食。常可為蔬。是隨處皆產也。愚意生者有生者之功能。乾者著乾者之實效。仲景於生薑瀉心湯中生薑乾薑並用。真武湯有生薑。又可加入乾薑。於是知本經乾薑主治。當分作兩截讀。曰乾薑味辛溫。主胸滿欬逆上氣。溫中止血。為一截。出汗逐風溼痺。腸澼下利。生者尤良。為一截。蓋乾薑與生薑。不特味有厚薄。即氣亦有厚薄。陰陽應象大論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惟其發且通。斯能走。惟其泄且熱。斯能守。非泄何以能除胸滿欬逆上氣。非熱何以能溫中止血。非發何以能出汗。非通何以能逐風溼痺。此生薑乾薑之分矣。節

吳茱萸味辛溫。

有小毒。

主溫中下氣止痛。除溼血痺。逐風邪。開腠理。欬逆寒熱。根皮主

殺三蟲。

張隱菴曰。吳茱萸稟木火之氣。稟火氣。故主溫中。稟木氣。故主下氣。氣溫味辛。直

張路玉曰。吳茱萸氣味俱厚。陽中之陰。其性好上者。以其辛也。又善降逆氣者。以味厚也。辛散燥熱而燥。入肝行脾。主溫中下氣止痛。效逆寒熱。專取辛溫散邪之力。又言除溼血痺。逐風邪。開腠理者。以風寒溼痺。靡不由脾胃而入。辛溫開發。表裏宣通。而無拒閉之患矣。

葉天士曰。吳茱萸氣溫。稟春氣入肝。味辛有小毒。得金味入肺。氣味俱升陽也。中者脾也。太陰經也。肺主氣。亦太陰也。氣溫則肺令下行。而太陰亦煖。所以溫中下氣也。寒邪客於胸腹。則真氣不通而痛。辛散則流行和散。所以止痛也。辛溫煖肺。肺氣通行。則水道通調。故又除溼。血滯則成痺。肝藏血。血溫則活。故主血痺。辛溫為陽。則能發散。故逐風邪。肺主皮毛而司腠理。辛溫疎散。腠理自開。形寒飲冷則傷肺。肺傷則氣不下降。效逆寒熱之證生焉。吳茱萸辛溫煖肺。肺氣下降。則效逆寒熱之證自平也。

鄰潤安曰。人氣由腎而肝。由肝而脾。脾為水穀之會。氣至於是。必偕其精微以上行。苟有所阻。則非特上者不能上。并下者亦不能下矣。是其所由阻者。水穀之陰



阻而不得遂其升降則陽氣也。吳茱萸柔條綠樹。開花暮春儼然木火通明之秀質。乃花後直至七八月間。已過溼熱氣交之候。始結實焉。又必至季秋收斂。已甚纔熟。是其質稟於木火。用宣於燥金。偏於陰陽溼熱交阻難分難解之處。批大卻導大竅。故能使水升火降。以復其運用之常。蓋痛者阻而不通也。效逆者因阻而上搏也。寒熱者因阻而相爭也。內阻則外閉。故腠理不開。風邪得客也。則吳茱萸主治所謂下氣止痛。效逆寒熱。逐風邪。開腠理者。一由溫中之功。以是而巍然冠於前也。雖然。除溼血痺者。亦豈由溫中之力耶。夫血之所由生。非中焦受氣變化而赤者乎。以溼困脾。遂無可取氣以變化。血痺而不化。脾乃轉受其困。則非溫中孰能治之。節

石膏。味辛微寒。主中風寒熱。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腹中堅痛。除邪鬼產乳金瘡。

朱彥修曰。本草藥之命名。多有意義。或以色。或以形。或以氣。或以味。或以質。或以能。或以時是也。石膏固濟丹爐。固密甚於脂膏。苟非有膏。豈能為用。此蓋兼質與能而得名者也。

張隱菴曰。石膏有軟硬二種。以軟者為佳。質堅色白。氣辛味淡。紋理如肌。腠堅白。

於心逆則不能上通致有驚喘之象矣口乾舌焦不能息腹中堅痛者陽明之上燥氣治之口乾舌焦燥之極也不能息燥極而陽明之氣不和於上也腹中堅痛燥極而陽明之氣不和於下也石膏質重性寒清肅陽明之燥熱故皆治之稟金氣則有清肅之能故除邪鬼生產乳汁乃陽明胃府所生刀傷金瘡乃陽明肌肉所主石膏清陽明而和中胃故皆治之

張路玉曰石膏性寒為陽明辛涼解熱之藥中風寒熱是熱極生風之象邪火上衝則心下有逆氣及驚喘陽明之邪熱甚則口乾舌焦不能息邪熱結於腹中則堅痛邪熱不散則神昏讖語等乎邪鬼解肌散熱外泄則諸證自退矣即產乳金瘡亦是鬱熱蘊毒赤腫神昏故可用辛涼以解泄之非產乳金瘡可泛用也

葉天士曰石膏氣微寒稟寒水之氣入膀胱經味辛無毒得燥金之味入肺與陽明氣味降多於升陰也中風者傷寒五種之一也風為陽邪中風病寒熱而心下逆氣驚喘則已傳陽明矣陽明胃在心之下胃氣本下行風挾之上逆乘胃則喘聞木聲則驚陽明燥津液致口乾舌焦不能呼吸故用石膏辛寒之味以瀉陽明實火也腹中陽明大腸經行之地大腸為燥金燥則堅痛矣其主之者辛寒可以清大腸之燥火也陽明邪實則妄言妄見如有神靈若邪鬼附之石膏辛寒清胃

胃火退而邪妄除。故云除邪鬼也。產乳者產後乳不通也。陽明之脈從缺盆下乳。辛寒能潤。陽明潤則乳通也。金瘡熱則皮腐。石膏氣寒。故外敷合金瘡也。

鄒潤安曰。凡物重則應堅。澤則應韌。辛則多竅。寒則多膩。石膏質最重。光明潤澤。乃隨擊即解。紛紛星散而絲絲縱列。無一縷橫陳。故其性主解橫溢之熱邪也。蓋惟其寒方足以化邪熱之充斥。惟其辛方足以通上下之道路。惟其澤方足以聯津液之灌輸。惟其重方足以攝浮越之亢陽。譬之滄暑酷烈。萬物喘息。僅屬不敢自保。惟清颺乍動。肅降乃行。而化隨爽潔。於是欣欣然始有有生之樂。故中風而至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及寒熱而至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者。石膏並能治之也。熱邪既盛。內外相連。久延不解。焉能不與氣結而成腹中堅痛。石膏辛寒。辛能發散。寒可清熱。所以亦能主之也。潤節

淫羊藿。味辛寒。主陰痿絕傷。莖中痛。利小便。益氣力。強志。

陶弘景曰。此草服之。使人好為陰陽。西川北部有淫羊。一日百遍合。蓋食此藿所致。故名淫羊藿。

張隱菴曰。羊為火畜。藿能淫羊。蓋稟水中之天氣。而得太陽陽熱之氣化也。稟水中之天氣。故氣味辛寒。得太陽之陽熱。故主治陰痿絕傷。太陽合膀胱寒水之氣。

陰者宗筋也。水不制火熱，則筋失其剛性而痿矣。淫羊藿氣寒入腎，寒足以制火而痿自愈也。絕傷者，陰絕而筋傷也。氣寒益水，味辛能潤。潤則陰精充也。莖玉莖也。痛者，火鬱於中也。熱者清之以寒，鬱者散之以辛。所以主莖中痛也。小便氣化乃出。辛寒之品，清肅肺氣，故利小便。肺主氣，辛潤肺，故益氣力也。氣力既益，內養剛大，所以強志。蓋腎藏志也。

陳脩園曰：淫羊藿氣寒，稟水氣入腎，味辛無毒，得金味入肺。金水二藏之藥，細味經文，俱以補水藏為主。陰者宗筋也，宗筋屬於肝木。木遇烈日而痿，一得氣寒之羊藿，即如得甘露而挺矣。絕傷者，絡脈絕而不續也。金匱云：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也。羊藿氣寒，味辛，具水天之氣，環轉運行，而能續之也。萆玉莖也。火鬱於中，則痛。熱者清之以寒，鬱者散之以辛。所以主莖中痛也。小便主於氣化，必假三焦之氣化而出。三焦火盛，則孤陽不化而為溺短溺閉之證。一得羊藿之氣，寒味辛，金水相注，陰氣濡布，陽得陰而化，則小便利矣。肺主氣，腎藏志。孟夫子云：夫志氣之帥也。潤肺之功，歸於補腎，其益氣力強志之訓，即可以孟夫子善養剛大之訓悟之也。

仲昂庭曰：經讀為羊藿，飲病田，意義層出，源委分明，絕非杜撰可比。

鄒潤安曰：諸疏本經家類視陰痿為陽不充。淫羊藿之性偏寒，則難於置說，以故

改寒為溫。辛溫之物。治陰痿固當矣。不知於陰痿絕陽。莖中痛小便不利。亦有當否耶。夫絕漢書訓。過陽過盛。陰不得與接。陰過盛。陽不得與接之謂也。又廣雅訓。斷。陽道斷不得至其處。陰道斷不得至其處之謂也。假云陰過盛。陽不得與接。則莖中痛。云陰道斷不得至其處。則小便不利。有是理乎。陰痿絕傷。莖中痛。小便不利者。陽盛於下。陰不能與相濟也。陽盛則吸水以自資。故小便不利。陽壅則溺道阻塞。故莖中痛。淫羊藿為物。妙能於盛陽之月。開白花。是致涼爽於陽中也。其一莖之所。生必三枝九葉。是導水聯木以向金也。導水以接火。則火聚。聯木以生火。則火安。致金以就火。則為火劫而停者皆應。火金融液而下流。火聚則陰不痿。火安則莖中不痛。傍火之物下流。則小便利。不可謂無是理也。益氣力强志。正與遠志之强志倍力對。彼則陽為陰翳。此則陽盛格陰。彼去翳而陽光舒。此陰入而陽光斂。陽舒則力寬裕而優厚。故曰倍。陽斂則力宛展而不衰。故曰益。本經之所主。皆有理可通。若云性溫主真陽不足。縱使有說能辨。亦決不得一線貫注如此。

牡丹皮。味辛寒。主寒熱。中風瘕癥。驚癇邪氣。除癥。堅瘀血。留舍腸胃。安五臟。療癰瘡。李時珍曰。丹皮以色丹單瓣者入藥。其千葉異品。皆人巧所致。氣味不純。不可用。張隱菴曰。牡丹根上生枝。皮色外紅紫。內粉白。命名曰牡丹。乃心主血脈之藥也。

經脈之血。不滲灌於脈絡。則留舍腸胃。而為癥堅之瘀血。丹皮辛以散之。寒以清之。故主除馬。花開五色。故安五臟。通調血脈。故療癰瘡。

葉天士曰。牡丹皮氣寒。

丹色入太陽小腸。

味辛無毒。入太陰肺經。氣味降多於升。陰

也。太陽行身之表。而為外藩者也。太陽陰虛。則皮毛不密。而外藩不固。表邪外入。而寒熱矣。其主之者。氣寒可以清熱。味辛可以散寒解表也。肝者。風木之藏也。肺經不能制肝。肝風挾濁火上逆。中風癱瘓驚癇之證生焉。丹皮辛寒。益肺平肝。肝不升而肺氣降。諸證平矣。小腸者。受盛之官。與心為表裏。心主血。血熱下注。留舍小腸。瘀積成癥。形堅可徵。丹皮寒可清熱。辛可散結。所以主之。五臟藏陰者也。辛寒清血。血清則陰足而安藏也。營血逆於肉裏。乃生癰瘡。丹皮辛寒。可以散血熱。所以和營而療癰瘡也。

徐靈胎曰。牡丹為花中之玉。乃木氣之最榮澤者。故能疎養肝氣。和通經脈。而有諸效也。

陳脩園曰。牡丹皮氣寒。稟水氣入腎。味辛無毒。得金味入肺。心火具炎上之性。火鬱則寒。火發則熱。丹皮稟水氣而制火。所以主之。肝為風藏。中風而害其筋。則為

本經集義 卷五  
瘕癧中風而亂其魂則為驚癎。丹皮得金味以平之。所以治之。邪氣者風火之邪也。邪氣動血。留舍腸胃。瘀積癧堅。丹皮之寒能清熱。辛能散結。可以除之。肺為五藏之長。肺安五藏俱安。癧瘡皆屬心火。心火降而癧瘡可療。

鄒潤安曰。心為牡藏。牡丹色丹屬心。氣厚味薄。為陽中之陰。心者體陰用陽。其所主血脈。今有物焉。入其體調其用。而宣通其所主。則不謂其入心而何哉。味辛則能通。氣寒則能降。是以不為補劑而為通劑。凡血之所至。氣必至焉。血不宣則氣亦壅。氣壅則不能衛外而為固。於是陽與陰相爭。氣與血相薄。而為寒熱。血宣氣行。外人者不解自去。此牡丹之首功在鬻甲煎丸所由取重也。主中風癧瘕驚癎。邪氣者。治由驚而癎。由癎而瘕。或由中風而瘕。瘕之證也。蓋瘕癧有由於中風者。有不由於中風者。曰中風瘕癧。則與瘕癧之不由中風者有別矣。驚癎有有邪氣者。有無邪氣者。曰驚癎邪氣。則與驚癎之無邪氣者有別矣。癧堅瘀血。有舍於藏府之隙者。有留於經絡之交者。不能盡在腸胃。惟在腸胃者。為牡丹所主。故曰治癧堅瘀血留舍腸胃也。然牡丹何以獨能去腸胃中癧堅瘀血也。蓋心屬火而主降。牡丹氣寒味辛微苦。辛則能開。苦則能降。胃者受盛之府。腸者傳化之府。既受而盛。則非火莫化。既化而傳。則非火莫行。牡丹非能助火之行也。凡火結不行。

防葵。味辛寒。主疝瘕腸洩。膀胱熱結溺不下。欬逆溼痞。癩癩驚邪狂走。久服堅骨髓。益氣輕身。

李時珍曰。防葵神農黃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鵲吳普皆言其無毒。獨別錄言中火者服之令人恍惚見鬼。是豈養性久服所宜乎。是豈寒而無毒者乎。不然。則本經所主者。是防葵功用。而別錄所列者。乃似防葵之狼毒功用。非防葵歟。狼毒之亂防葵。其來亦遠矣。不可不辨。陳藏器云。二物善惡不同。形質又異。今古因循。遂無甄別。殊為謬誤。

水萍。味辛寒。主暴熱身癢。下水氣勝酒。長鬚髮。止消渴。久服輕身。

張隱菴曰。太陽之氣。根於水中。而外浮於膚表。萍生水中。浮於水面。蓋稟太陽之氣化。其背紫赤。皆連於水。乃太陽之氣。根於水中也。盛於暑夏。乃太陽之氣。開浮而主夏也。氣味辛寒者。辛屬乾金。太陽如天。而合乾。寒本太陽。太陽標陽。而本寒也。主治暴熱身癢者。風熱之邪。暴客皮膚。一身苦癢。水萍稟寒水之氣。外行膚表。故暴熱身癢可治也。下水氣者。太陽之氣。外達皮毛。則膀胱之水氣。自下也。勝酒者。酒性辛熱而慄悍。先行皮膚。水萍辛寒而解熱。亦先行皮膚。故能勝酒。長鬚髮



者。太陽為諸陽主氣。而薰膚澤毛。鬚髮長也。得寒水之精氣。故止消渴。久服則陰精盛。而陽氣充。故輕身。

張路玉曰。水萍性浮入肺。通達膚表。主暴熱身癢者。專疏肌表風熱也。下水氣者。兼通陽明肉理也。勝酒者。陽明通達。而能去酒毒也。長鬚髮者。毛竅利而血脈榮也。止消渴者。經氣和而津液復也。

徐靈胎曰。水萍生於水中。而能出水上。且其葉入水不濡。是其性能敵水者也。故凡水溼之病。皆能治之。主暴熱。得水之氣。故能除熱也。治身癢。其根不著土。而上浮水面。故能治皮膚之溼熱也。下水氣。萍入水不濡。故能下水氣也。勝酒。水氣勝則酒氣散矣。長鬚髮。益皮毛之血氣也。主消渴。得水氣之助也。久服輕身。亦如萍之輕也。

鄒潤安曰。水萍外帖水面。內含血絡。乘夫陽而發於陰。引水氣而交於火。轉不相續。為聯絡。致兩相拒。為成和。故能於人身。凡水不化於陽。而外不得澤肌腠。上不得潤咽喉。下不得通調膀胱。為暴熱身癢。水氣消渴者。使陰際陽而化。火交水而和。上奉下通。外彌偏體。且不特淪浹無間。即鬚髮亦藉此以鬱蔥蓬勃矣。獨謂其勝酒。酒氣悍以清。能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且更勝之速。何如也。夫勝酒兩言。列

質為用熱與水去而陰液反裕并能止消渴亦可知萍之帖水而平能使水氣生動而不使水氣消耗觀於暴萍者必下承以水始得乾萍乾而水不耗不可識其性耶。

白棘味辛寒主心腹痛癰腫潰膿止痛決刺結。

李時珍曰。獨生而高者為棗。列生而低者為棘。故重束為棗。平束為棘。二物觀名即可辨矣。

張路玉曰。白棘乃小棗樹上針。故能決刺破結。主癰腫等病。

水銀味辛寒。有毒主疹癩。加瘍。白禿。殺皮膚中蟲。墮胎除熱。殺金銀銅錫毒。鎔化還復為丹。久服神仙不死。

李時珍曰。水銀其狀如水似銀。故名水銀。乃至陰之精。稟沈著之性。得凡火煅煉。則飛騰靈變。得人氣薰蒸。則入骨鑽筋。絕陽蝕腦。陰毒之物。無似之者。而本經言其久服神仙。抱朴子以為長生之藥。六朝以下。貪生者服食。致成廢篤。而喪厥軀。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水銀但不可服食爾。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

張隱菴曰。水銀氣味辛寒有毒。稟金水之真精。為修煉之丹。汞燒硃則鮮紅不渝。

燒粉則瑩白可愛。猶人身中焦之汁化血則赤，化乳則白。此天地所生之精汁也。主治疹癩痲瘍白禿者。稟水精之氣，能清熱而養血也。殺皮膚中蟲，墮胎者。稟金精之氣，能肅殺而攻伐也。性寒，故能除熱。汞乃五金之精，故能殺金銀銅錫毒。水銀出於丹砂之中，而為陽中之陰。若鎔化，則還復為丹，而為陰中之陽。乃天地所生之精汁，故久服神仙不死。

徐靈胎曰：水銀，五金之精也，而未成質，鍊之亦能為金銀等物。其所治疹癩痲瘍白禿，皆皮膚熱溼之毒。蓋肺屬金，而主皮毛，亦以氣相感也。殺蟲者，蟲亦溼熱所生也。墮胎者，至重能墮胎。又胎氣始生，肝氣養之，金尅木，則肝傷而胎墮也。除熱殺金銀銅錫毒者，得五金之精氣，故能除五金之毒也。鎔化還復為丹者，水銀出於丹砂中者為多，故亦可鍊成丹石。金精得火，變化不測也。久服神仙不死，以其不朽而能變化也。然借物之氣以攻六邪，理之所有。借物之質以永性命，理之所無，不可以本經有是文而誤試之也。

吳保神曰：水銀墮胎絕陽，乃戕生陰毒之品。本經不死之文，獨列此品之下，疑有錯誤。

慈石，味辛寒。主周痺風溼，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痲消，除大熱煩滿及耳聾。

蘇子容曰：慈石，磁州鐵首最純。能殺蟲，殺蟲亦溼熱所生也。

張隱菴曰。慈石色黑味辛氣寒。蓋稟金水之精氣所生。周痺者病在血脈之中。真氣不能周也。慈石能啟金水之精。通調血脈。故治之。風溼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酸消者。風溼之邪。傷於肢節而痛。致手不能持物。足洗洗酸消不能行。酸消猶痰削也。慈石稟陽明太陽金水之氣。散其風溼。故治之。除大熱煩滿及耳聾者。乃水濟其火。陰交於陽。亦慈石引針下而升上之義。

徐靈胎曰。磁石乃石中鐵之精也。故與鐵同氣而能相吸。鐵屬腎。故磁石亦補腎。腎主骨。故磁石堅筋壯骨。腎屬冬令主收藏。故磁石能收斂正氣以拒邪氣。其治痺溼酸痛等疾者。味辛則散風。石性燥則除溼。堅筋骨中之正氣。則邪氣自不能侵也。除大熱煩滿者。寒除溼。重降逆也。治耳聾者。腎火炎上則耳聾。此能降火歸腎也。

鄒潤安曰。周痺不僅由風溼。風溼不盡為周痺。特肢節中痛。周痺有之。風溼亦有之。若云風溼周痺。則嫌於但由風溼之周痺。而無與於未成周痺。但因風溼之肢節中痛矣。周痺者在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徧身皆可及也。而曰肢節中痛。得毋無與於身歟。肢節中痛。則四末皆可及也。而曰不可持物。得毋無與於足歟。肢節中痛。不可持物。則暴病宿病皆可及也。而曰洗洗痰削。得毋無與於新病歟。

歟。磁石者以質而論。則取其有毛之石。石中有孔。為重墜下降。自肺及腎也。以色而論。則取其色黑。孔中黃赤而獨無青。為有降無升也。自肺及腎。倘腎家不空。如石中無孔。則雖降亦無所歸。此所以不能治軀體之痛矣。有降無升。倘痛在足膝。如石已至地。則於何更墜。此所以止能治肘腕中痛矣。然又謂除大熱煩滿及耳聾何也。夫曰及。則不得作一綫觀。亦不得作兩截觀。蓋凡耳聾之大熱煩滿者。治之。大熱煩滿而不耳聾者。亦治之內。以別於腎氣竭絕之耳聾。外以別於風熱暑溼之大熱煩滿也。聽之為義。如水影物。無水而物無影。此原難復之候。有水而物無影。則由水濁。有影而並無物。則由風狂。磁石之所主。蓋治水濁之疾。何者。水所以濁。或由溼蒸土浮。或由鬱熱水泛。而大熱煩渴。則由肺動而腎隨之。且過中不懼所主之脾。抵上不凌所畏之心。此其病似實而非實。似虛而非虛。是經脈篇所謂所生病者也。母病本輕。緣子救而轉盛。子原無病。因救母而生災。是以手太陰之煩與心胸滿。足少陰之口熱舌乾。遂相湊為大熱煩滿矣。得此以石吸金。自肺及腎之物。焉能不水靜其波而歸其壑。金遂其重而下溉耶。節

凝水石。味辛寒。主身熱。腹中積聚邪氣。皮中如火燒煩滿。水飲之久。服不飢。

李時珍曰。凝水石。即鹽精石也。生於鹵地積鹽之下。精液滲入土中。年久至泉。結

鄒淵安曰水必死而後醜借土為信伏則生氣行若其有受氣於火日氣不見者性遂轉溫。其有纒經烹煉自滲入地。得成晶瑩如石者。歲久火退既未接乎黃泉尚鍾氣於霄壤。以形體論則金也。然其源本水。其所趨亦水。故雖伏土中。遇水能化。陶隱居云。未置水中。夏月可使為冰。是其陰凝之甚。肅厲之嚴。純乎寒化。似非他物能間。而其味乃辛。則仍能外達皮毛。非僅寒中一節已也。身熱腹中積聚邪氣。是內為本。外為標。皮中如火燒煩滿。是外為本。內為標。均可以是以化水飲之者。蓋是物之生。原貫徹水土標本。當其為水之死。固已背陰向陽。迨與土化烹煉為鹽。則轉而溫。乃不肯保其溫。復溜於下。以變為寒。仍與水化而味猶辛。則其假散而聯為聚。即聚而復為散。昭然矣。身熱皮中如火燒散也。腹中積聚邪氣煩滿聚也。聚而能散。則在內者釋。散而終不能聚。則在外者已。又何必究其為標與本哉。

葛根味甘辛平。主消渴身大熱。嘔吐諸痺。起陰氣。解諸毒。○葛穀味甘平。主下痢十歲已上。

張隱菴曰。葛根延引藤蔓。則主經脈。甘辛粉白。則入陽明。皮黑花紅。則合太陽。故葛根為宣達陽明中土之氣。而外合於太陽經脈之藥也。主治消渴身大熱者。從

胃府而宣達水穀之津。則消渴自止。從經脈而調和肌表之氣。則大熱自除。治嘔吐者。和陽明之胃氣也。治諸痺者。和太陽之經脈也。起陰氣者。滕引蔓延。從下而上也。解諸毒者。氣味甘辛。和於中而散於外也。

葉天士曰。葛根氣平。稟秋氣入肺。味辛甘無毒。得金土之味。入燥金陽明胃。氣味輕清陽也。其主消渴者。辛甘以升騰胃氣。氣上則津液生也。其主身大熱者。氣平為秋氣。秋氣能解大熱也。脾有溼熱。則壅而嘔吐。葛根甘辛。升發胃陽。胃陽鼓動。則溼熱下行而嘔吐止矣。諸痺皆起於氣血不流通。葛根甘辛和散氣血。活諸痺自愈也。陰者從陽者也。人身陰氣。脾為之源。脾與胃合。甘辛入胃。鼓動胃陽。陽健則脾陰亦起也。甘者土之中味。平者金之和氣。所以解諸毒也。葛穀氣平味甘。入手足陽明。清輕上達。能引胃氣上升。所以主下痢十歲以上陽陷之證也。

鄒潤安曰。葛與栝樓土瓜同入土深而引蔓長。為使中氣上達之物。但二物結實聚而成瓜。葛則散而成穀。是其功能遂有專與溥之分。又二物得酸苦涌泄之陰。葛得辛甘發散之陽。是其力之所至。有入內入外之別。又二物之實似心。味苦亦應乎心。是其量僅及胸中。葛則根白氣平味辛。無一不似肺。是其量可及肺。至心者通血脈。故二物有滑澤徑道之功。至肺者開皮毛。故葛有散發腠理之效。本經

家無形之氣。且陰宜升。陽宜降。胃氣之升。不能自至於肺。必因於脾。乃能至也。是其由胃入脾。遠曳脾陰。以至肺。陰陽並至。津氣兼升。故本經特書其功曰起陰氣。不可誣也。身大熱者。胃腕之陽鬱遏。不能宣達。嘔吐者。胃氣不由於脾。自逆於肺。諸痺者。脾陰不得胃陽沖發而閉塞也。凡諸毒物中人。多假人元氣作使。而猖獗胃家。正多氣之鄉。能助毒者。莫此為便。亦莫此為甚。提開胃氣。使由正道交於脾肺。毒勢又焉能不孤。毒勢孤。正氣行。又何患其不解耶。

旋花味甘。主面姪黑色。媚好益氣。根味辛溫。主腹中寒熱邪氣。

吳保神曰。旋花一名纏枝牡丹。其花粉紅可愛。主面姪黑色。媚好者。因其色以為治也。益氣者。味甘益脾土之氣也。根主腹中寒熱邪氣者。辛溫散邪之功也。

蠡寶味甘平。主皮膚寒熱。胃中熱氣。風寒溼痺。堅筋骨。令人嗜食。久服輕身。花及根葉主去白蟲。

李時珍曰。別錄蠡寶一名荔寶。則蠡乃荔字之訛也。張揖廣雅云。又名馬蘭。今河南北人呼為鐵掃帚是矣。

豬苓味甘平。主痰癘。解毒蠱症不祥。利水道。久服輕身耐老。



張隱菴曰。楓樹之癭。遇雷雨則暗長。以泥塗之。即天雨。是稟水精所主之木也。豬苓新出土時。其味帶甘。苓主澹滲。故曰甘平。痰癭陰癭也。主治痰癭者。稟水精之氣。以奉春生。則陰癭之邪。隨生氣而昇散矣。解毒蠱症不祥者。苓稟楓樹之精華。結於土中。得土氣則解毒。稟精華則解蠱症不祥也。味甘平而澹滲。故利水道。久服則水精四布。故輕身耐老。

葉天士曰。豬苓氣平。稟秋氣入肺。味甘無毒。得土味入脾。氣味降多於甘陰也。其主痰癭者。主太陰嘔吐之溼癭也。豬苓入脾肺以化氣。則溼行而癭止也。蠱症不祥。皆溼熱之毒。甘平滲利。所以主之。肺主氣。氣平益肺。肺氣化及州都。則水道利。所以利水。久服則味甘益脾。脾統血。血旺故耐老。氣平益肺。肺主氣。氣和故身輕也。

陳脩園曰。豬苓氣平。稟金氣入肺。味甘無毒。得土味入脾。肺主治節。脾主轉輸。所以能利水道。又攷此物出土時帶甘。久則淡然無味。無味則歸於膀胱。膀胱為太陽。其說有二。一曰經絡之太陽。一曰六氣之太陽。何謂經絡之太陽。其府在下而主水。得上焦肺氣之化。中焦脾氣之運。則下焦愈治。所謂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俾決瀆之。用行於州都。則州都中自有雲行雨施之景象。利水如神。有由

清湛則諸毒可解。光明則蠱疰不祥自除矣。節

鄒潤安曰。松下有茯苓。竹下有雷丸。楓下有豬苓。則凡樹下皆有苓。未為妄也。第  
凡樹皆有寄生。皆有蝶蛸。而入藥必取在桑者。則豬苓之必取在楓者。又何疑焉。  
然本經主治。多有不必穿鑿解者。如延年益壽。輕身神仙等。無論矣。有謂能行水  
上者。與鬼神通者。則神聖之言。該括眾理。非淺學所可強明。如本品所謂主痰癘  
解毒。蠱疰不祥。均有偏於鬼神之感應而言。測其意旨。豈不以豬苓出自楓下。而  
楓者泥之。可以致雨。歲久能生癭瘤。遇暴雨驟雨。能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  
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能自化去。老者能為人形。又可化為羽人。而  
其木無風自動。天雨則止。其癭又有風神居之。既具此種種靈異。又係得其餘氣  
生於幽隱之地下者。能不益著奇功。驅鬼魅之老瘧。解邪惑之毒蠱。與疰而召休  
徵哉。獨利水道一語。乃實理所在。有非迷離惝怳之說所能解者。蓋凡草木所生  
之物。入土即放芽發葉。其有不放芽發葉者。則感地下陰溼。潰爛無餘。惟茯苓豬  
苓。得木氣而生於地下。既不茁萌挺莖。又不潰腐消敗。是其欲溼可知。乃復久而  
不變。則非特能卻溼。且能化溼氣為生氣。又可知矣。節

大豆黃卷味甘平。主溼痺筋攣膝痛。大豆生研塗攤腫。煮汁飲殺鬼毒止痛。○赤小豆味甘酸平。主下水腫。排癰腫膿血。

盧子由曰。大豆作黃卷。比之種於土而生芽者異矣。始生之日黃。黃而卷。曲直之木性備矣。木之為物。藏真通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夫筋聚於膝。膝屬谿谷之府。故主溼痺筋攣膝痛者。象形從治法也。

張隱菴曰。赤豆煮熟。其味則甘。生時其氣微酸。故曰甘酸平。豆者水之穀也。其性下沈。是主從上而下。由外而內。色赤屬火。又主從下而上。由內而外。本經主下水腫。乃從上而下。由外而內也。排癰腫膿血。乃從下而上。由內而外矣。

鄰潤安曰。稻與菽並喜於水中。放芽。特稻喜水養。菽宜乾燥。故種稻者浸水中。俟其有萌而後布種。菽則直種於土。以稻稟金水之氣而成。菽飽火土之氣而熟。性原不同。培養自宜異耳。溼痺者。生氣為溼所閉。不能宣達也。閉於水中。暢發生氣之物。宜乎能治之矣。乃不以稻槩而以菽槩者何。夫溼痺而筋攣膝痛。則為下部病矣。溼閉於下者宜升。稟金水之氣者則降。故必以飽火土之氣者。升而散發之。溼不閉則筋自舒。筋既舒則膝自不痛矣。○陽非陰不生。陰非陽不化。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貫水中則水用宣。水藏火中則火體靖。水用宣則五液各歸其所。

而無水益之患。火體靖則有氣。水用宣則有液。此其所以為水火者也。

治之蓋氣血皆源於脾。以是知血與水同源而異派。濬其源其流未有不順者矣。故氣分為水腫。亟提血分之火。使轉而和陽。則腫已。血分為癰膿。便撮其中之熱。轉隨陽分而泄。則癰已。以氣血同以穀而化。化穀同以火為用也。蓋穀氣者歸脾。豆又以象形為腎。穀赤小而緊。則又被心氣於腎。所謂貫火氣於水中。蓄水氣以火內。又何疑焉。節

水斲。味甘平。主女子赤沃。止血養精。保血脈。益氣。令人肥健嗜食。

吳保神曰。水斲舊列下品。陶弘景曰。論其主治。合在上品。今以無久服字義。故移次於此。

百合。味甘平。主邪氣腹脹。心痛。利大小便。補中益氣。

張隱菴曰。百合色白屬金。味甘屬土。晝開夜合。應天道之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四向六合。應土氣之達於四旁。主治邪氣腹脹。心痛者。邪氣下乘於脾。則地氣不升。而腹脹。邪氣上乘於肺。則天氣不降。而心痛。蓋腹者脾之部。肺者心之蓋也。利大小便者。脾氣上升。肺氣下降。則水精四布。糟粕運行矣。補中者。補脾。益氣者。益肺也。

高士宗曰。百合色白氣平。其形象肺。能助呼吸之開闔。故主邪氣腹脹。心痛。蓋氣

行則邪散而脹痛解矣。主利大小便者。氣化則出也。主補中益氣者。氣發原於中也。

鄒潤安曰。於邪氣腹脹心痛之候。能利其大小便以愈之。似為通利之物矣。何以復能補中益氣耶。不知惟於通利中能補中益氣。方足為百合。而其用可明也。夫百合之根味甘色白。是土金合德也。其葉四指。其花六出。是金水相生也。花葉者。凡物發舒之氣。根莖者。凡物復命之源。今發舒者四指六出而外射。復命者千百相攢而內抱。故曰百合。百者推數之極也。小便者。化於肺而出於膀胱。金水之相接也。大便者。化於胃而出於大腸。土金之相接也。設使陽不化陰。大小便不利焉。其治固無與於百合矣。若陰不濟陽。雖化而不能出。則舍百合。其誰與歸。然須審定其滴歸源之故。未可謂大小便不利。凡緣陰不濟陽者。皆可用百合也。且大便不通。則氣阻於下而腹脹。小便不通。則飲停於上而心痛者。比比也。豈遂盡可以百合治之乎。雖然。犬腸燥熱。大便不通。則小便必利。膀胱不化。小便不利。則大便必瀉。故夫大小便俱不通。既腹脹復心痛者。方得為土不生金。金不化水。於是而百合遂為確然不可易之物矣。引土氣以就金。導金氣而下注。茯苓豬苓澤瀉之功偉矣。而無與於大便。土鬱奪之。金鬱泄之。大黃芒硝枳朴之能事盡矣。而無

桑耳味甘平。有主女子漏下赤白汁血病。癥瘕積聚。陰痛陰傷。寒熱無子。五木耳。主益氣不飢。輕身強志。

鄒潤安曰。朽木之氣。上結為諸菌。其液上結為木耳。猶枿松之氣。下淪為茯苓。其脂下淪為琥珀也。琥珀利水消痰。其性下通。則木耳止漏除癥。其性上出。夫血生於氣。氣生於穀。而血注於經。凡多血之經。皆主下行。惟衝任起於下流極處。而主上行。血至於是。賴衝以容之。任以妊之。挹引而入。儲畜經月。二脈既滿。乃得下出。故曰血海。言為衆流所歸。應期以生潮汐也。然肺以朝諸脈。心以攝諸脈。朝之而不能布政令。歸之而不能定約束。則衝失其容。任失其妊。遂不上朝不歸往矣。於是不由政令之氣。不遵約束之血。如危無當。而系系延延。不竭不爽。名曰漏下赤白汁。以見與整月乃行之經。稠粘不斷之帶。均有異也。桑耳者。取其肅降綢繆之氣化。以入肺而布政令。更取其挹液變色之形質。以入心而定約束。政令既均。約束不愆。則諸脈諧暢和調。非特不上稟而下滲漏者可已。即不滲漏而結成癥瘕。釀成積聚者。亦可通。以女子帶下癥聚。固並屬任脈為病也。陰痛陰傷。而成寒熱。亦由氣火挾血下注。而不上承。致氣血爭道。陰陽交戰耳。要而言之。結為耳者。木

之液也。致液為耳者。木之氣也。不結於別時。而獨生於盛夏多雨時者。天地間生氣收藏發越。由微至著。無一息暫停。即使枯木朽株。偶賸精英。不致徒歸泯沒。乃復隨氣賦形。因色達用。其入於人身。有感斯通。故雖枯槁之餘。氣不感不能致液。液不靈不能變色。皆以時令之發越。雨露之濡潤。媁合以成形。溯源以成色。黃者入脾以止泄。金者入肺以除飲。且並有益氣不飢之功焉。非氣之盛。液即隨之以布耶。

梟耳實。味甘温。

有小毒。

主風頭寒痛。風溼周痺。四肢拘攣痛。惡肉死肌。久服益氣。

張隱菴曰。梟耳實氣味甘温。外多毛刺。故有小毒。花白實黃。稟陽明燥金之氣。金能制風。故主治風頭寒痛。謂頭受風邪。為寒為痛也。燥能勝溼。故主治風溼周痺。四肢拘攣痛。謂風溼之邪。傷周身血脈而為痺。溼於四肢而為拘攣疼痛也。夫周痺則周身血脈不和。周痺可治。則惡肉死肌亦可治也。久服則風溼外散。經脈流通。故益氣。

鄒潤安曰。梟耳枝節繁茂。離奇屈曲。末盛於本。縱橫四布。似蔓非蔓。實結於巔。剖而出之。宛如人腎。腎所主者液也。液之所至。上出於腦。為髓。旁行於肢體。為骨節。屈伸泄澤。外行於肌腠。為汗。出溱溱。無非腎氣所居。乃梟耳子之象。腎形者偏在其末。故能隨液之所至。布氣以驅風溼也。惟然。其味甘。其氣温。謂之益氣。亦可。

則強梗也。必味勝而茲則氣勝也。且其莖杉色青。貝有合方。黑色斑點。則有合於雜風寒溼。在發生中。仍不礙其榮茂。故謂行精液中氣。以資發生。則可。謂竟補益精液。則不可。矧青者應風。黑者應寒。是其莖。白者應燥。是其花。舉青與黑之精英。盡宣布於色白之花。而成實。故曰能驅風寒溼。目之以補精益液。烏乎可。是故風頭寒痛者。腦間固有風。復因寒激也。風溼周痺。四肢拘攣痛者。風寒溼著其液。窒礙其滑澤也。惡肉死肌者。風溼著其津。腠理遂不通也。使腦髓津液中氣行而不滯。去而不留。則諸患又何能不除耶。

鹿茸味甘溫。主漏下惡血。寒熱驚癇。益氣強志。生齒不老。

張隱菴曰。鹿性純陽。息通督脈。茸乃骨精之餘。從陰透頂。氣味甘溫。有火土相生之義。主治漏下惡血者。土氣虛寒。則惡血下漏。鹿茸稟火氣而溫土。從陰出陽。下者舉之。而惡血不漏矣。寒熱驚癇者。心為陽中之太陽。陽虛則寒熱。心為君主而藏神。神虛則驚癇。鹿茸陽剛漸長。心神充足。而寒熱驚癇自除矣。益氣強志者。益腎藏之氣。強腎藏之志也。生齒不老者。齒為骨之餘。從其類而補之。則腎藏日益。故不老。

葉天士曰。鹿茸氣溫。稟春氣入肝。味甘無毒。得土味入脾。氣味俱升。陽也。肝藏血。



脾統血。肝血不藏。則脾血不統。漏下惡血矣。鹿茸氣溫可以達肝。味甘可以補脾。所以主之也。寒熱驚癇者。驚癇而發寒熱也。蓋肝為將軍之官。肝血虛則肝氣亢。挾濁水上逆。或驚或癇矣。鹿茸味甘可以養血。氣溫可以導火。所以止驚癇之寒熱也。益氣者。氣溫則益陽氣。味甘則益陰氣也。甘溫稟陰陽之氣。氣得剛大而志強也。鹿茸骨屬也。齒者骨之餘也。甘溫之味主生長。所以生齒。真氣充足。氣血滋盛。所以不老也。

徐靈胎曰。鹿茸之中。惟一點胚血。不數日而即成角。此血中有真陽一點。通督脈。貫腎水。乃至靈之物。故入於人身。為峻補陽血之要藥。而虛陽不攝而漏下。陽虛火少而寒熱驚癇。並能治之。益氣強志者。補血之功也。生齒不老者。補腎之功也。又其物流動生發。故又能逐瘀而主惡血也。

陳脩園曰。鹿為仙獸而多壽。其卧則口鼻對尾間。以通督脈。督脈為通身骨節之主。腎主骨。故又能補腎。腎得其補。則志強而齒固。以志藏於腎。齒為骨之餘也。督得其補。則大氣升舉。惡血不漏。以督脈為陽氣之總督也。然角中皆血所貫。衝為血海。其大補衝脈可知也。凡驚癇之病。皆挾衝脈而作。陰氣虛不能甯謐於內。則附陽而上升。故上熱而下寒。陽氣虛不能周衛於身。則隨陰而下陷。故下熱而上寒。

舊角纒解積血岔湧。將欲作角之時。逞其曳引之力正厚。取其推送之勢方張。而下溜者轉而上供。餒怯者易而雄駿。斯不特漏下惡血可止。即驚癇寒熱中且能為益其氣。強其志矣。蓋為骨之餘。角亦為骨之餘。則能生角者。所以即能轉而生齒矣。節

茅根。味甘寒。主勞傷虛羸。補中益氣。除瘀血。血閉寒熱。利小便。

張隱菴曰。白茅色白。上剛下柔。根多津汁。味甘氣寒。稟土金水相生之氣化。主治勞傷虛羸者。煩勞內傷。則津液不榮於外。而身體羸瘦。茅根稟水精而多汁。故主治勞傷虛羸。補中益氣者。中土內虛。則氣不足。茅根稟土氣而味甘。故補中益氣。除瘀血血閉者。肝氣內虛。則血不榮經。而為瘀血血閉之證。茅根稟金氣而色白。故除瘀血血閉。肺金之氣外達皮毛。則寒熱自愈。下輸膀胱。則小便自利。

張路玉曰。茅根本經主勞傷虛羸者。以甘寒能滋虛熱。而無傷犯胃氣之虞也。言補中益氣。胃熱去而中氣復。是指客邪入傷中州。漸成虛羸而言。非勞傷本病所宜。

鄒潤安曰。王輔嗣易注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故曰茹。茹相牽引之貌。今觀夫茅皆生墳壤。凡歆傾處有茅。則不崩潰。以其互相牽引。能使土相屬也。低窪積

水之地則不生。有茅處則不積水。以其體滑能瀉水也。然生於燥土而偏多津。榮於春夏而偏色白。花茸茸然白而有光。偏開於初夏。葉枯後猶挺然殷赤。雖至得火即燎亦不萎。是其於至陽中得濃陰。於至陰中得堅陽。惟其於至陽中得濃陰。故凡勞傷虛羸證中。能為之補中益氣也。於至陰中得堅陽。故凡瘀血血閉證中。能為之除寒熱也。夫勞傷虛羸之須補中益氣者。定係火燠夫土而土不黏。瘀血血閉之能為寒熱者。必是陽翳夫陰而陰不服。土不黏即崩析之初階。陰不服即戰陽之著象。得生於剛土十百比連。互相牽引而多津之物。使陰行於中。陽散於外。斯土遂受益而成發育之功。陰得和陽而解鬪爭之擾。名曰補虛。非補虛也。濟陰氣於陽中。則陽自不偏剛而不能化氣耳。名曰通血。非通血也。和陽氣於陰分。則陰自不蓄怒而與陽相爭耳。利小便者。即其不受積水之能事也。

桑根白皮。味甘寒。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崩中絕脈。補虛益氣。葉主除寒熱出汗。

張路

玉曰。本經桑皮所主。皆言桑根之功。舊本誤列。

張隱菴曰。桑名白桑。落葉後望之。枝幹皆白。根皮作紙潔白而綿。蠶食桑精。吐絲如銀。蓋得陽明金精之氣。陽明屬金而兼土。故味甘。陽明主燥。而金氣微寒。故氣寒。主治傷中。續經脈也。五勞志勞思勞煩勞憂勞恚勞也。六極氣極血極筋極骨

州脾也。脾為陰氣之原。熱則中傷。桑皮甘寒。故主傷中。五勞者。五藏勞傷真氣也。六極者。六府之氣虛極也。藏府俱虛。所以肌肉削而羸瘦也。其主之者。桑皮甘以固脾氣而補不足。寒以清內熱而退火邪。邪氣退而脾陰充。脾主肌肉。自然肌肉豐而勞疾愈矣。崩中者。血脫也。脈為血府。血脫故脈絕不來也。脾統血而為陰氣之原。甘能益脾。所以主崩中絕脈也。火與元氣。勢不兩立。氣寒清火。味甘益氣。氣充火退。虛得補而受益矣。仲昂庭曰。桑皮色白。是陽明燥。金本色。甘是陽明燥土。本味。此言傷中。蓋傷陽明中。去陽明燥勝。則地乾。故有勞極諸證。證桑皮具金土之氣。氣味甘寒無毒。刈而復茂。氣之盛絕。類陽明。故補中。中補而諸證亦治。天士專以脾陰作解。閉門造車。何能合轍。

鄒潤安曰。勞極之病。有由傷中者。有由傷外者。有羸瘦者。有不羸瘦者。桑根白皮

之所主。僅傷中之五勞六極。且羸瘦者。所以然者。桑根白皮為物。甘辛而寒。寒者

其氣下歸於腎。甘辛者。其味上達於肺脾。肺脾者。水津運化之通衢。腎者。水津歸

宿之廬舍。上焦運化不行。則中之傷者。以漸可瘳。下焦歸宿有方。則外之羸者。以

漸能旺。且其物堅緻。密潔淨無瑕。剔其皮為紙。則牢固難敗。以其葉詞蠶。則吐

絲連續。故於崩中脈絕之候。又能補虛益氣。明其於內崩。則能補虛而去者。可復

於脈絕。則能續氣而斷者。可聯也。惟其葉甘寒之外。不兼辛而兼苦。則有異於根

皮而清虛肅降之氣過之。故主寒熱病之汗出矣。

理石。味甘寒。主身熱。利胃解煩。益精明目。破積聚。殺三蟲。

李時珍曰。理石即石膏中之長文細直如絲而明潔。色帶微青者。與石膏一類。二色。亦可通用。

蠱魚。味甘寒。主溼痺。面目浮腫。下大水。

張路玉曰。蠱性伏土而能勝水。故治溼痺浮腫大水等病。

白馬陰莖。味甘鹹平。主傷中絕脈。陰不起。強志益氣。長肌肉。肥健生子。懸蹄主驚邪。瘕癥乳難。辟惡氣。鬼毒。蠱症不祥。

孟詵曰。陰不起。以馬陰莖。陰乾同肉。菘蓉等分為末。蜜丸。梧子大。空心酒下。四十丸。日再。百日見效。

白殭蠶。味鹹辛平。主小兒驚癇。夜啼。去三蟲。滅黑黚。令人面色好。男子陰癢病。

張隱菴曰。殭蠶色白。體堅。氣味鹹辛。稟金水之精。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金能平木。故主治小兒驚癇。金屬乾而主天。天運循環。則晝開夜合。故止小兒夜啼。金主肅殺。故去三蟲。水氣上滋。則面色潤澤。故主滅黑黚。而令人面色好。金能制風。鹹能殺癢。故治男子陰癢之病。陰前陰也。

徐靈胎曰。蠱食桑之蟲也。桑能治風。桑子。火煉生漆。能治風。桑子。火煉生漆。能治風。

者。去風氣所生之蟲也。滅黑野。令人面色好者。去皮膚之風斑。令澤潤也。主男子陰瘍病者。去下體風溼也。

鄒潤安曰。論蠶者當從其儻儻。屢化著意。蓋當其為卵。不厭霜雪。及至成蠶。并忘西風。此其在陽固蠕動靈活。在陰則堅貞不搖之一驗也。其自有生以至成繭。僅二十二日之暫。乃眠起三次。起則饗食無度。眠則噤口停茹。此其動必返靜。以靜攝動之一驗也。一眠祇六七日。始生色黑。繼而白。白而青。青而復白。白而黃。黃而更白。黃則停飼。白則慢食。青則緊餵。是白為青黃關鍵。此其能事終始之一驗也。至其所以致殭之故。或因熱而驟令風涼。或因不除沙而沙中生熱。或因小時陰氣蒸損。究竟直而不撓。白而不涅。此其縱自捐軀。不遭汗染之一驗也。然其驕稚難養。動輒惟患。非特畏寒暖之侵迫。更劇畏聲色之非常。與小兒之易熱易驚何異。受熱受驚而騷擾。則以受熱受驚至死而不騷擾者。應之可知。其無與於口噤反張。手足強直之驚癇矣。能滅黑野。主陰瘍。即不遭汗染也。令人面色好。即屢變而終歸於白之義也。節

鼈甲味鹹平。主心腹癥瘕。堅積寒熱。去痞疾。息肉陰蝕。痔核惡肉。

張隱菴曰。鼈生池澤。隨日影而轉。在水中必有涎沫上浮。蓋稟少陰水氣而上通。

於君火之日。又甲介屬金。性主攻利。氣味鹹平。稟水氣也。主治心腹癥瘕堅積寒熱者。言心腹之內血氣不和。則為癥。為瘕。內堅積而身寒熱。鼈稟水陰之氣。上通君火之神。神氣內藏。故治心腹之癥瘕堅積。又曰去痞疾者。言癥瘕堅積。則身發寒熱。而痞疾則身無寒熱。鼈甲亦能去之。以心腹痞積。病皆藏於內也。若息肉陰蝕痔核惡肉。係外見之病。鼈甲屬金。金主攻利。又得水氣以濟之。則在外之惡肉陰痔。亦能去也。

葉天士曰。鼈甲氣平。稟金氣入肺。味鹹無毒。得水味入腎。氣味俱降陰也。心腹者厥陰肝經經行之地也。積而有形。可徵謂之癥。假物而成者謂之瘕。堅硬之積。致發寒熱。厥陰肝氣凝聚。十分亢矣。鼈甲氣平入肺。肺平可以制肝。味鹹可以耍堅。所以主之也。痞者肝氣凝也。鹹平能制肝而耍堅。故亦主之。息肉陰蝕痔惡肉。一生於鼻。鼻者肺之竅也。一生於二便。二便腎之竅也。入肺腎而耍堅。所以消一切惡肉也。

鄒潤安曰。鼈無雄。以蛇為匹。蛇迅疾善竄。鼈則蹢躅不前而色青。是斂風於木也。鼈無耳。以視為聽。是并水於木也。夫熱不以風不清。風不以雨不息。以熱生風者。因雨而遂和。此其性謂之水木之化。肉者柔也。陰也。甲者剛也。陽也。以肉裹甲。此

目是也不能開闔者屬陰耳鼻前後陰是也鼻生息肉後陰生痔核前陰遭蝕腐非柔中有剛陰中有陽而何故亦能去之

文蛤味鹹平主惡瘡蝕五痔

張隱菴曰筆談云文蛤即今吳人所食花蛤也其形一頭小一頭大殼有花斑者是乃水中介蟲稟寒水之精故主治惡瘡蝕感燥金之氣主資陽明大腸故治五痔伏翼味鹹平主目瞑瘡痛明目夜視有精光久服令人喜樂媚好無憂

李時珍曰蝙蝠本經名伏翼性能瀉人故陳子真等服之皆致死其毒可知乃本經謂其久服喜樂無憂日華云久服解愁者皆誤後世之言適足以增憂益愁而已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徐靈胎曰凡有翼能飛之物夜則目盲伏翼又名天鼠即鼠類也故日出則目瞑而藏日入則目明而出乃得陰氣之精者也肝屬厥陰而開竅於目故資其氣以養肝血而濟目力感應之理也媚好無憂者肝氣和則樂也

牡狗陰莖味鹹平主傷中陰痿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狗膽味

苦平有小毒主明目

張路玉曰狗膽本經主明目取其夜能見物也



陽起石。味鹹微溫。主崩中漏下。破子臟中血。癥瘕結氣。寒熱腹痛無子。陰痿不起。補不足。

吳普曰。神農扁鵲酸無毒。桐君岐伯雷公鹹無毒。李當之小寒。

張隱菴曰。陽起石味鹹屬陰。氣微溫屬陽。名陽起者。以此山之石。乃陽氣之所起也。故大雪徧境。而山無積白。有形之石。陽氣所鍾。故置之雪中。倏然沒跡。揚之日下。自能飛舉。主治崩中漏下者。崩漏為陰。今隨陽氣而上升也。破子臟中血。及癥瘕結氣者。陽起陰消。陽氣透發。則癥瘕破散矣。婦人月事不以時下。則寒熱腹痛而無子。陽起石貞下啟元。陰中有陽。陰陽和而寒熱除。月事調而生息繁矣。男子精虛。則陰痿不起。陽起助陰中之陽。故治陰痿不起。而補腎精之不足。

張路玉曰。陽起石乃雲母之根。右腎命門藥。下焦虛寒者宜之。本經治崩中漏下。陽衰不能統攝陰血也。又言破子臟中血。癥瘕結氣。是指陰邪畜積而言。用陽起石之鹹溫。散其所結。則子臟安和。孕自成矣。陰虛火旺者忌用。

鄒潤安曰。陽起石雲母根也。所出之山。常有溫暖氣。或冬大雪。獨此不積。其形似雲頭雨腳。鬆如狼牙。色黃白而赤。猶帶雲母者為上。置雪中倏然沒者為真。寫紙上日中揚之。飄然飛舉者乃佳。主崩中漏下。是欲血之止。破子臟中血。癥瘕結氣。

是欲血之行。以陽起石一物而兩操之。行與。其效可。陽起石。雲母根。

乎天而成陽起石夫當細細相履之際居宇清氣自中子月原其入也  
從夫陽遇陽則起惟其有茹必吐故性陽而不離乎陰逢陰輒消主崩中漏下者  
起其迫血之陽而血自止即書之於紙見日則飛之義也破子臟中血癥瘕結氣  
者釋其凝血之陰而血自行即縱使大雪其處不積之義也夫以天地細縕萬物  
化醇之氣之結化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處之病既精且專不假他求則亦不能  
他及故寒熱腹痛無子。是子臟中陰凝而陽與爭也陰痿不起補不足是陰莖中  
陰凝而陽不起也兩者皆在交感之所惟其不預他處病是以能不遺本處病可  
貴者惟此期必效者亦惟此。

蟻螬味鹹微温有毒主惡血血瘀痺氣破折血在脇下堅滿痛月閉目中淫膚青腎白  
膜。

鄒潤安曰。蟻螬所謂至穢之中必有至清者也。夫糞壤穢氣抑遏清化。化為蟻螬。  
俄而為蟬。噫。噫聲清。吸風飲露。如是則蟻螬之用。宜乎下除穢濁。上透清陽矣。而  
本經云云。猶在中不在上下。在血不在氣何也。夫未化蟻螬已前。固最穢濁。既蛻  
為蟬以後。始最清潔。當其為蟻螬則已離乎濁。未至乎清。人身之有形可按。有跡  
可尋。已離乎濁。未至乎清者。舍血更何似矣。血仍至清者也。惡血瘀血破折所傷。

之血則清而未離乎濁矣。况血生自中焦。脇下者方離中焦。猶未甚遠。正在化源所近。遂變濁焉。則不以離濁向清者治之而誰。以故曰主惡血。血瘀痺氣破折在脇下。堅滿痛月閉也。雖然。以蟬螬泛治瘀血。在中不在上下。猶非善計。惟瘀血在中而痺氣致清氣不上朝者。方為大合之劑。故下著目中淫膚青腎白膜句。仲景所用通瘀不下一二十味。獨於兩目黯黑之乾血證。用蟬螬。後人循此而識之。蟬螬可無誤用矣。

吳保神曰。按晉書吳中書郎盛冲母王氏失明。婢取蟬螬蒸熟與食。王以為美。冲還知之。抱母慟哭。母目即開。則本經主目中淫膚青腎白膜之說。可以徵矣。蓋青腎白膜。為瘀濁遏蔽清竅不化之病。蟬螬為已離穢濁。將化清潔之物。其主治也不亦宜乎。

烏賊魚骨。味鹹微溫。主女子赤白漏下。經汁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

李時珍曰。烏賊魚骨。厥陰血分藥也。其味鹹而走血。故血枯血癥。經閉崩帶。厥陰本病。寒熱陰痛。厥陰經病。並能治之。本經云。主癥瘕。無子。別錄云。令人有子。而張鼎云。久服絕嗣。無子。若云血病無多。食鹹烏鰂亦主血閉。故有此說。然經閉有有餘不足二證。有餘者血滯。不足者肝傷。烏鰂所主者。肝傷血閉不足之證。正與素

主血閉腫痛寒熱癰疽土能化溼水能益髓故治赤白漏下女人無子

葉天士曰。烏賊魚骨氣微溫。稟春氣入肝。味鹹無毒。得水味入腎。女子以血為主。肝為藏血之臟。肝血不藏。則赤白漏下。其主之者。氣溫以達之也。肝藏血。血枯則閉。其主之者。味鹹以通之也。腎為藏精之臟。主陰戶隱曲之地。肝為厥陰。其經絡陰器。其筋結陰器。二經溼濁下注。則陰蝕腫痛。其主之者。氣溫可以燥溼。味鹹可以消腫也。寒熱癥瘕者。癥瘕而發寒熱也。烏賊魚骨鹹可硬堅。溫可散寒熱也。男子腎虛則精竭無子。女子肝傷則血枯無子。鹹溫入肝腎。通血益精。令人有子也。

列傳難條下。名列別錄。今從張路。玉本經達原移訂於此。識者鑑之。

雄原蠶蛾。味鹹溫。有小毒。主心腹邪氣。陰痿益精強志。生子好色。補中輕身。  
保神按本品主治舊

張路玉曰。蠶蛾性稟浮火。力專助陽。出子之後。非桑不食。主心腹邪氣。皆桑之餘力。猶殭蠶之治風痰也。其起陰痿。益精氣。強志生子。即別錄之強陰道。交接不倦也。好色。令人面色好之。互辭。補中輕身者。以其善補真陽。陽主輕捷故也。詳參經旨。洵為蠶蛾主治無疑。奈何集本草者。誤列樛雞之下。敢力正之。

殺羊角。味鹹溫。主青盲明目。止驚悸寒泄。久服安心。益氣輕身。殺疥蟲。入山燒之辟惡鬼虎狼。

張隱菴曰。羊為火畜。殺羊角氣味鹹溫。稟火氣也。主治青盲明目者。陽光盛而目明也。止驚悸寒泄者。火之精為神。神甯則驚悸止。火勝則寒泄除也。心為火藏。故久服安心。益氣者。益陽氣也。陽氣盛則輕身。而陰類之疥蟲可殺矣。夫殺羊屬火。其角至明。入山則陰寒氣多。故燒之而惡鬼虎狼可辟。亦敵不避強之義。

張路玉曰。殺羊角治青盲目。暗與麋羊角不殊。而辟除邪魅蠱毒。亦相彷彿。惜乎從未之聞。

紫葳味鹹微寒。主婦人產乳餘疾崩中。癥瘕血閉。寒熱羸瘦。養胎。

鹹一本作酸

鄒潤安曰。紫葳凌霄花也。附木而生。直上巔頂。其象為入肝。其花先黃後赤。燦爛彌久。其象如血。故所主多肝家血分之疾。然其治崩中也。止治產乳餘疾之崩中。其治寒熱羸瘦也。又止治癥瘕血閉之寒熱羸瘦。且治癥瘕血閉矣。則其性似行血之物也。乃偏能治崩中。又善養胎何也。夫紫葳性寒。寒則能涼血。味鹹。鹹則能凝血。蓋嘗見宰豕羊雞鶩者。必先取器貯水與鹽以承其血。攪和而煮之。則血凝為塊。既能涼血。復能凝血。又何患其不能養胎。產乳之餘。血氣潰亂。剝疾。故為崩中。若他崩中。則不必血不凝矣。寒以涼之。鹹以凝之。其能止不凝之崩中。亦易易耳。惟癥瘕為病。有血閉者。有血不閉者。然皆屬裏。與表無與。則不必有寒熱。癥瘕

爵牀。味鹹寒。主腰脊痛不得著牀。俛仰艱難。除熱。可作浴湯。

李時珍曰。爵牀原野甚多。方莖對節。與大葉香蒿一樣。但香蒿搓之氣香。而爵牀搓之不香微臭。以此為別。

張路玉曰。爵牀善通血脈。觀本經主治。不出活血舒筋之用也。

蚱蟬。味鹹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癩病寒熱。

陳脩園曰。蚱蟬氣寒。稟水氣。味鹹得水味。而要其感涼風清露之氣以生。得金氣最全。其主小兒驚癇者。金能平木也。蚱蟬日出有聲。日入無聲。故止夜啼也。癩病寒熱者。肝膽之風火也。蚱蟬具金水之氣。金能制風。水能制火。所以主之。

鄒潤安曰。穢濁瀰漫。遏抑清化。清化無以自伸。乃旋與相噓吸。變死為生。得成蟻。蟻潔白為體。蠕動其形。然不能出於穢濁之表。猶氣清而質濁者也。由是而鍊清於中。蛻濁於外。清既足以自立。濁遂結而成衣。剖背以出。一旦而高騫於樹。嘹嘒揚聲。則已復厥清化矣。是其清化於人為陰中之陽。所以發聰明。應萬殊者也。假使因風因疾而生熱。因熱因恐而致驚。因驚因熱而為癇。為癩。則固恃以動靜云為者。且為之閉鬱而不得自主。以此神具埋足之物。導其噓吸之機。濬以騫揚之路。而授以鍊蛻之方。陰中之清陽既達。裏纈之穢濁自消矣。

按蟬類不一。以五月夏至後即鳴。大而色

黑者為佳

麀蟲味鹹寒有主心腹寒熱洗洗血積癥瘕破堅下血閉生子大良

繆仲淳曰麀蟲生下溼土壤中得幽暗之氣故其味鹹氣寒以刀斷之中有白汁如漿湊接即連復能行走故今人用之治跌傷續筋骨有奇效夫血者灌溉百骸周流經絡者也血若凝滯則經絡不通陰陽之用互乖寒熱洗洗生焉鹹寒能入血軟堅故主心腹血積癥瘕血閉諸證血和則營衛通暢寒熱自除經脈調勻月事時至遂令婦人有子也

蛭蚰味鹹寒主賊風喝僻跌筋及脫肛驚癇攣縮

張隱菴曰蛭蚰即蜒蚰感雨溼之氣而生故氣味鹹寒主定驚清熱解毒舒筋蟹味鹹寒有小毒主胸中邪氣熱結痛喝僻面腫能敗漆燒之致鼠

陶弘景曰仙方用之化漆為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張路玉曰蟹外骨內肉生青熟赤陰包陽象無疑性專破血本經主胸中邪氣熱結痛喝僻面腫皆是瘀血為患性能敗漆今人生搗治漆瘡塗火燙皆取散血之意

麀羊角味鹹寒主明目益氣起陰去惡血注下辟蠱毒惡鬼不祥常不覺寐

節  
性靈而麀羊角能安之血者肝之藏也發病則瘀滯下注而麀羊角能散之麀之  
性靈而筋骨之精在角故又能辟邪惡也本經甚著其功而近俗罕能發揚惜哉

張隱菴曰麀今作羴俗寫從省筆也羴羊角氣味鹹寒稟水氣也角心木胎稟木  
氣也稟水氣而資養肝木故主明目先天之氣發原於水中從陰出陽羴羊角稟  
水精之氣故能益腎氣而起陰肝氣不能上升則惡血下注羴羊角稟木氣而助  
肝故去惡血注下羴羊乃神靈解結之獸角有二十四節以應天之二十四氣故  
辟蠱毒惡鬼不祥而常不魘寐也

葉天士曰羴羊角氣寒稟冬氣入腎味鹹無毒得水味入膀胱氣味俱降陰也膀胱  
經起於目內眥氣寒可以清火火清則水足而目明矣益氣者鹹寒益腎氣之  
不足也起陰者鹹寒益腎腎足則宗筋強也味鹹則破血氣寒則清熱故主惡血  
注下也蠱毒溼熱之毒也鹹寒可清溼熱所以主之羴羊性靈通神故辟惡鬼不  
祥鹹寒益腎腎水足則精明所以常不魘寐也

鄒潤安曰羴羊角中胎似木其象疏以直外廓似革其象動而曲然直不能穿曲  
而上出曲不能遮直使中止卒至直者愈出愈微曲者愈銳愈厚而後已是直載



曲以行。曲色直至竟。乃色白。味鹹。氣寒。出於火畜之巔。則為溫暖。間發金水清寒之化。上出而濟木火之窮矣。木火之窮奈何。則目不明也。心氣不安也。常魘寐也。蓋火出於上。必得陰濟。然後能明。猶燈之燃。終賴有膏。膏乏則燈暗。而遇風輒熄矣。起陰於至下。以交陽於極上。謂之益氣。亦何愧哉。凡陰墜陽中。能從陽化。非金水清寒之氣。隨其所在而醒之。又何能上出而與陽交。惟難挽其下溜之性。定至五液注漏而後已。醒其陰。使隨木氣而上出。此惡血注下所以止也。節

吳保神曰。羚羊夜宿防患。以角掛樹而棲。角彎中深銳緊。小有掛痕。能碎金剛石者良真。

石膽。味酸辛寒。毒。有小主明目。目痛。金瘡諸癩。女子陰蝕痛。石淋寒熱崩中下血。諸邪毒氣。令人有子。煉餌服之不老。久服增壽神仙。

張隱菴曰。石膽俗名膽礬。氣味酸辛而寒。酸木也。辛金也。寒水也。稟金水木相生之氣化。稟水氣。故主明目。目痛。稟金氣。故治金瘡諸癩。謂金瘡受風。變為癩瘕也。稟木氣。故治女子陰蝕痛。謂土溼潰爛。女子陰戶如蟲噬。缺傷而痛也。金生水而水生木。治石淋寒熱崩中下血者。金生水也。治諸邪毒氣。令人有子者。水生木也。煉餌服之不老。久服增壽神仙。得石中之精也。

山茱萸味酸平。主心下邪氣寒熱。溫中逐寒溼痺。去三蟲。久服輕身。

張路玉曰。此是食茱萸主治舊

本誤列

張隱菴曰。山茱萸色紫赤而味酸平。稟厥陰少陽木火之氣化。手厥陰屬心包。故主治心下之邪氣寒熱。心下乃厥陰心包之部也。手少陽屬三焦。故溫中。中中焦也。中焦取汁奉心化赤而為血。血生於心。藏於肝。足厥陰肝主之血。充膚熱肉。故逐周身之寒溼痺。木火氣盛則三焦通暢。故去三蟲。血充肌腠。故久服輕身。

葉天士曰。山茱萸氣平。稟秋氣入肺。味酸無毒。得木味入肝。氣味俱降。陰也。心下脾之分也。脾之邪。肝木之邪也。肝木血少氣充。則剋脾土。并於陽則熱。并於陰則寒矣。山茱萸味酸入肝。益肝血而斂肝氣。則心下之寒熱自除也。山茱萸味酸收斂。斂火歸於下焦。火在下謂之少火。少火生氣。所以溫中。山茱萸氣平益肺。肺主皮毛而司水道。水道通調。則皮毛疎理。而寒溼之痺瘳矣。三蟲者。溼熱所化也。溼熱從水道下行。則蟲亦去也。久服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肝者敢也。生氣生血之藏也。所以身輕也。

鄒潤安曰。李時珍謂山茱萸吳茱萸甚不相類。未審何緣同名。予則謂惟其同類。是以同名耳。蓋至九十月之交。萬象蕭索。惟三種茱萸纍然朱實燦爛可觀。且三

物者榮茂最早。收成反遲。均為善物。朱者丹也。史者善也。以是得名。詎不允協耶。且山茱萸於氣交溼令。與吳茱萸俱有行所無事之概。惟吳茱萸則既開花。而於是時不結實。山茱萸則既結實。而於是時不長茂。並作遊行跌蕩之態。故其主病關中上。且在心下者。尤為異曲同工。第結實於秋者。其性嚴烈。故辛竄而峻。結實於春者。其性醇和。故酸潤而溫。惟其酸潤而溫。故氣深穩而力優柔。不然則心下既有邪氣寒熱。在外復有寒溼成痺。譬如天下之事。已至內外雲擾。又何可以溫中解之。以溫中而能悉解內外雲擾。必其秉疏通之智。具鎮定之識。施練達之才。行敦厚之政者也。故山茱萸之主心下邪氣寒熱。逐寒溼痺也。以游行無礙於中土之資。入其中而據之。乃施其春和發越之令。俾出於外。則隨汗而能泄。俾入於腸胃。則隨下而能通。在於中者既行。閉於外者。又安得而不動。是知所謂邪氣寒熱與寒溼痺者。必係肝以虛而失其疏通之職。土遂磽瘠不能運邪。肌肉應之。亦為寒溼所著而痺阻。此本經之旨。皆論其因於中者耳。總之山茱萸之長。在結實於春。而備受夏秋冬之氣。不吐不茹。能常保其酸溫之氣味。常有其煦育之清標。功力畢於此矣。節

烏梅。味酸平。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止肢體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蝕惡肉。

盧子絲曰。梅先春而花。吸水雪以自濡。色青味酸。入厥陰肝。肝色青。肝味酸也。故

可徵矣。是以對待水液焦涸致熱煩滿悶及上氣令心不安與偏枯不仁致肢體痛及死肌惡肉青黑痣者。咸可濡以潤之。藉子母更相生耳。

張隱菴曰。梅花放於冬而實熟於夏。獨得先春之氣。故其味酸。其氣溫平。主下氣者。得春生肝木之味。生氣上升。則逆氣自下矣。除熱煩滿者。稟冬令水陰之精。水精上滋。則煩熱除而胸膈不滿矣。安心者。謂煩熱除而胸膈不滿。則心氣亦安。肢體痛偏枯不仁死肌。皆陽氣虛微不能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梅實結於春而熟於夏。主敷布陽氣於肌腠。故止肢體痛及偏枯不仁之死肌。陽氣充達。則其顏光。其色鮮。故去面上之青黑痣。及身體蟲蝕之惡肉。

葉天士曰。烏梅氣平。稟秋氣入肺。味酸無毒。得木味入肝。氣味俱降。陰也。肺主氣。氣平則降。所以下氣。肝屬木。木枯火炎。逆於胸中。則熱而煩滿。烏梅味酸。能收浮熱。吸氣下行。所以止煩滿也。心者火也。木之子。味酸氣平。能平肝木。木和心自安也。肢體屬脾。脾為土。肝木尅土則痛。味酸則斂。所以止痛。肝藏血。血枯則偏枯不仁死肌矣。味酸益肝血。血和則潤。不仁死肌愈也。去青黑痣及蝕惡肉。酸收之味。外治能消痣與肉也。

鄒潤安曰。梅之花。苞於盛冬。開於先春。梅之實。結於初春。成於初夏。故梅之用。能

吸寒水以成制相火之功。其所以吸則厥陰風木為之體。所以制則少陰君火為之用。是何也。風木者宣發之氣。而其味酸。則主乎收。君火者昌明之氣。而屬少陰。則主乎靜。今夫因氣逆亂不收。為上氣為滿。相火隨之以逆為煩。皆緣心不靜。不能御諸氣而使之降。又不能使相火聽命而定而不動也。梅之實。當君火主令時。安詳不擾而毓其真。遂以長而成。且至於熟。安於是時者。必見宜於是時。是以能致心之安。心安則諸氣相火咸惟命是聽。上氣熱煩滿。均毋敢作矣。雖然。上氣肺病也。煩滿胃病也。梅非治肺治胃者也。是何說焉。夫肝屬木。木得津潤。遂暢茂條達。一身之壅塞皆除。其有不津。則氣亂為逆。逆於肺則為上氣。逆於胃則為煩滿。治之以梅。亦直探其源耳。水衰不能養木。內因也。火逼而致津枯。外因也。無間內外。皆可治以梅耶。然則梅能吸人之氣以為津。不吸外來之寒溼。故因津枯而為煩為滿。則內外因一也。亦又何別。特腎陰虛不能上濟者。不得用此耳。其能治肢體痛何也。是蓋宜連下二句讀。謂梅能治肢體痛。偏枯不仁之死肌也。夫死肌有肢體不痛不偏枯不仁者。是津氣凝滯。不主滑澤。膚腠也。則有肢體痛偏枯不仁者。不可知為津氣枯。膚腠不得滑澤耶。試觀古今方書有用梅治肢體痛偏枯不仁之方否。此無他。肢體痛偏枯不仁。是液枯死肌。則津枯也。夫液所謂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髓。皮膚潤澤者。津所謂腠理發泄。汗出泰。

化津通在外之死肌。又何疑焉。且證之以下文青黑痣與死肌何異。其與在內之肢體痛偏枯不仁。可強使之同耶。即此可以知梅之用矣。

營實。味酸溫。主癰疽惡瘡。結肉跌筋。敗瘡熱氣。陰蝕不瘳。利關節。

鄒潤安曰。營實。薔薇子也。凡草木之叢生者。非一根生多莖。則每根各生莖。未有莖多根多。而離地之所。自彙為一者。則薔薇是。是其莖之氣并於下。根之氣并於上。必有交互之理。凡草木生刺於莖者。必刺根深在莖中。莖皮連蒙刺上。縱削去之。莖必有節。未有纔剝即刺脫。非特脫去無傷皮之痕。即削去其皮。莖間并無刺根之跡者。亦惟薔薇是。是其贅於外者。可使離於內。脫於外者。可使不傷其內。交互之理。蓋即寓於此矣。其理云何。曰實主歸藏。則收功於內。根主發散。則收功於外而已。何以言之。夫癰疽惡瘡。結肉跌筋。敗瘡熱氣。陰蝕不瘳。病根皆在關節之外。而致關節不利。則是邪從外擾內。能使內者安而外者自脫。非所謂病在外而使收功於內乎。節

石硫黃。味酸溫。有毒。主婦人陰蝕。疽痔惡血。堅筋骨。除頭禿。能化金銀銅鐵奇物。

吳普曰。神農黃帝雷公鹹有毒。醫和扁鵲苦無毒。

張隱菴曰。硫黃色黃。其形如石。出崑崙雅州。以顆塊瑩淨。光膩色黃。嚼之無聲者。

佳。黃者土之色。石者土之骨。遇火即煇。其性溫熱。是稟火土相生之氣化。火生於木。故氣味酸溫。稟火氣而溫經脈。故主治婦人之陰蝕。及疽痔惡血。稟土石之精。故堅筋骨。陽氣長則毛髮生。故主頭禿。遇火而煇。故能化金銀銅鐵奇物。

張路玉曰。石硫黃稟純陽之精。賦大熱之性。治陰蝕疽痔。乃熱因熱用。以散陰中蘊積之垢熱。但熱邪亢盛者禁用。又言堅筋骨者。取以治下部之寒溼。若溼熱痿痺。非所宜也。

徐靈胎曰。硫黃乃石中得火之精者也。石屬陰而火屬陽。寓至陽於至陰。故能治陰分中寒溼之疾。其氣旺而性暴。故又能殺蟲而化諸金也。本經主婦人陰蝕者。陰溼所生之疾。惟陽燥之物能已之也。治疽痔惡血。亦下焦陰分之溼所生病也。堅筋骨。壯筋骨之陽氣也。除頭禿。殺髮根溼氣所生之蟲也。能化金銀銅鐵等物。火剋金也。

鷹屎白。味微寒。有小毒。主傷撻滅痕。

陶弘景曰。單用不能滅痕。須合殭蠶衣魚之屬為膏乃效。

徐靈胎曰。此止言性而不言味。疑闕文也。後凡不言味者。做此。